

青照堂叢書次



07183

屈註莊子引



屈徵君莊子註以孔孟程朱之理通之向郭外特識
也可以傳矣原本得之莊浪門人崔生家修家修得
之三原王君袞聞王君好古籍見遺編輒購之此則
其手鈔云時齋

青照堂叢書

屈註莊子序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聖彙梓

男文翰藝校錄

屈復南華通

李元春

又評閱

莊

門人崔敬

修叅訂

逍遙遊

逍遙遊者莊子之志也其求道也高其閱世也熟
閱世熟則思遠害求道高則入虛無以爲天地並
生萬物爲一而徒以有我之故遂有功名是生利
害故必無已然後心大而能自得矣齊物論之喪
我養生主之緣督人間世之無用德克符之忘形
大宗師之入於天一應帝王之遊於無有皆本諸
此實全書之綱領故首發之所謂部如一篇顛之
倒之而不可者也

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人皆奇其忽然而來我則以爲何奇之有不過題
旣命爲逍遙文卽從此入想以爲凡人之小心小則
困苦大乃逍遙必心胸開廓海濶天空如鯤鯨之
九萬高飛無所天闕然後雖無可用亦無困苦則
鯤之大句卽從安所困苦哉一句而來所謂來卽
注其去處者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一

看得通貫秘
與以出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極言其大也

是鳥也海運海風動也則將徙於南溟

一句總繫下文乃層層承解

南溟者天池也

解南溟

齊諧周人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

擊張翼拍水也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二

解徙

去以六月息者也息風也以相吹卽解此也以用也

以六月息者兩間之風隨陽氣以升降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正純陽之天風充足之候也舊解多作半年而止非是

解海運

野馬遊絲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呼吸之氣謂之鼻息風亦

天地呼吸之氣也

解息六月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

解九萬里

舊註於此總不融浹此層層承解之辭言六月息者何風也九萬里者何風之積之厚也故下文卽以風積不厚反起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

堂凹處也

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

大也

此本承上文以爲乘時野馬塵埃之息上而至於天之蒼蒼之高者蓋以其翼旣大必須風厚乃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三

天闕而忽舍風翼先說水舟此正筆端挑脫乃實是其見解高超我讀鳶飛魚躍之什及孔子川上之嘆而知之也今夫太極初兆混沌未分一氣之鼓盪蒼蒼然而已也俄而日月星辰俄而山河土木俄而人物鳥獸蟲魚此皆蒼蒼之中偶然凝聚其實空之與色原是一片無罅隙也故人之在天地之間也猶魚之在水也人則以爲上者是天下者是地於其中間虛空無碍而不知周身之外乃通是氣魚亦以爲浮者是天沉者是地於其中間

註莊文卽似
莊較向郭爲
明暢

空虛無碍而不知周身之外乃通是水也魚以水
爲空虛墳羊以土爲空虛蠹以木爲空虛穿山之
甲乃至以石爲空虛何則彼皆生長於中而覺其
遊行自如呼吸無碍也吾烏乎知此空虛者不且
如水之深如土之實如木石之堅人特生長於中
而不自知耶人墮水而死以爲其中至實呼吸不
通也吾烏乎知魚在陸而死不亦以爲其中至實
呼吸不通者耶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斯非以此喻彼之辭也天逝於上水逝於下川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四

流之與造化本是一物合體並運故直指以示之
也然則天之蒼蒼與水之洋洋無辨也日月星辰
水上之舟楫萍藻也山林國都水底之塵石泥沙
也人物鳥獸水中之魚鼈蝦蟹也鳶飛戾天不啻
以天爲水而躍之魚躍于淵不啻以水爲天而飛
之也故曰言其上下察也由是觀之風之負翼水
之負舟道通爲一其信然矣古人妙文既有奇情
必有至理豈徒牛鬼蛇神以眩後人哉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培當作培以翼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夭闕阻隔也此句着眼乃逍遙之意與後物無害者相呼應而後乃今將圖南

自起至此真如奇峯亂峙怒濤飛舞合來只得一句再合來只得一字一句者鵬徙南溟也一字者

大也

蜩與鸞鳩小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投也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決起言竭盡心力不復留餘也時則言屢屢如此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五

不止一遍也而已矣言一跌不起更無別法也見

小者不能逍遙之意

適莽蒼者近郊草木之色三殮而返腹猶果然飽貌適百里者

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二蟲指蜩鳩也

言翼需風而飛如人需糧而行適遠則聚糧必多

翼大則積風必厚而二蟲以小故初不知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

蟄芝不知晦朔蟪蛄寒蟬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

冥靈者木名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

喻中喻深于
文者乃可明

木名以八百歲為春八百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
聞衆人匹之欲與齊壽不亦悲乎

此喻中設喻之法言天地之間風息吹噓其境無
窮而大者知之小者不知等級相懸有如朝菌蟪
蛄之與冥靈大椿真非倍徙什百千萬之可計也
世人止知彭祖猶拘墟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不有溟海者天池也有

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
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風名

書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六

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
也

看其與前段參差詳畧處離奇錯落極似無心又
如有意若朝暮之雲氣原同而態致各別也

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前後兩笑一則曰我決起而飛再則曰我騰躍而
上無邊障碍皆以我字為根此至人所以無已也

此小大之辨也

總束一句前支如羣山萬壑赴荆門矣

晉人好設老莊而其實不解如此文明說大者無所天闕小者不亦可悲明說小知不及大知明說小大之辨而晉人紛紛必謂小大原無異致鵬鴞總歸自然向郭支許同聲附和我不知其是何故也

故夫知効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著聞一國

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字指斥

鷓鴣鳩也

此有名者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七

而宋榮子猶然貌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知勸舉

世而非之而不知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

斯已矣不狗毀譽是忘乎名也定之辨之是猶有功也彼其於世末數數然

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樹立也言其德猶有未至也數猶言瑣瑣也

此有功者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輕利也旬有五日而後返

彼於致福猶圖也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

待者也待者對待之言以我御風以風載我

此有已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以遊無窮者彼且烏乎待哉

此則無而大之至矣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應前以六月息培九萬之風也以遊無窮應前無所天闕也法脉謹嚴精神融洽

其見解亦甚高孟子云其爲氣也塞乎天地之間西銘云天地之塞吾其體蓋身與太空原是一體去此一膜之隔則天地萬物乃無非我旣無非我則無我矣乘天地之正有似天地合德之體御六氣之辨有似時乘六龍之用無已無待有似大公無我之心特其知性不眞止見其氣之合而不能細察乎理一分殊之大全是以爲二氏之鼻祖而非聖門之嫡派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八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猶尸之虛主其位吾自視缺然請

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卽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爲實乎鶴駕巢

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
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
代之矣

此講聖人無名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

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洋而無極也大有逕庭懸隔之意不

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故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肌若冰雪綽約德性柔好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凝然不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九

也乃無功 使物不疵厲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

之實義 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

言也猶時女也猶是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

爲一世蘄乎亂也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世自求治耳非我去

治之 也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

流土山焦而不熱極言其神之凝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

堯舜者也出其餘緒即可治世孰肯以物爲事

此講神人無功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言爽然自失其治天下之功也

此段文古今人被作者瞞過遂令一篇文字再不得清蓋人止着眼喪天下句遂謂是言堯之無已

又疑喪天下當不得無已遂謂此段不講無已夫其通篇無數筆墨止謂欲講無已何故正當講時

忽然脫漏且既惜墨如金并其正意尙不欲講則又何苦作此一段閒文晉人謂逍遙遊難處信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十

雲霧霽開

誣也既而深思得之乃知文自明白寫出人自粗心放過蓋此是言四子之無已與堯無涉也堯之治天下也猶宋人之資章甫也堯之往姑射也猶宋人之適諸越也堯之喪天下也猶章甫之無所用也止餘斷髮文身四字爲墮體黜聰之對影使人於堯之喪天下上想見四子之喪我物化令人對之冰炭俱消斯爲鏤空刻影水月鏡花之奇文斯爲烘雲托月寫烽畫香之妙法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

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

落大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擊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音均

文手之藥者世世以泮澠統統綿絮泮澠爲事客聞

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泮澠統不

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

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

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澠統

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十一

也而浮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

之心也夫蓬草心亂生故以喻人心之茅塞也

忽將大字振筆一翻說得無用深得抑揚頓挫之

妙理既幹補完全文亦波瀾不盡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

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

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棄也莊子曰子獨不見夫

狸狴乎卑身而伏以候赦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

於機辟死於網罟此言爲人所用者之不逍遥也今夫斲牛其大若

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此言大者不能爲八小用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

斧物無害者

此二句乃正講逍遙實義與前莫之天闕句相照應

無所可用安

所困苦哉

結得警醒

此與前段有淺深前疑其無用故言自有大用此

是疑無人用去故言正以不爲人用乃得逍遙雖

似兩山並峙却已峯迴路轉既不單弱又不合掌

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一

七

此逍遙遊之忽然而去也天下不乏好學深思之

士幸將此文反覆熟讀當自知鯤之大句卽從安

所困苦而來安所困苦句實應鯤之大句而去前

旣行乎不得不行今亦止乎不得不止首尾融洽

只如一句一句者何只言大者不困苦耳莊生復

起不易斯言矣

夫旣已見其來去又無奈其中間思之似若可通

言之終覺不順我則不惜饒舌重與衍說此不過

言人生世間大都困已生功因功生名眼界旣小

心胸自隘種種糾纏困苦不息故欲逍遙必須心
大試觀鯤鵬以背翼既大之故遂至九萬高翔無
所天闕何等曠蕩蝴蝶以形骸既小之故遂至飛
搶榆枋猶時控地何等踟躕其小大相懸之數如
朝菌蟪蛄之與靈椿不啻倍蓰什百千萬也此非
予之私言也湯之問棘已先我而言之也其言鯤
鵬與吾所言鯤鵬無異致也其言斥鷃與吾所言
螟鳩相彷彿也然則援古証今因物察理小者困
苦大者逍遙小大之辨昭昭然矣物既有之人亦

如此一切砥節礪行得君行道名一時而傳後世
者皆是以已圖功以功得名局於小而不見其大
如斥鷃之翔於蓬蒿遂自詡爲飛躍之至也宋榮
忘名而猶有功列子忘功而猶有已是必形體盡
化與天同體御六氣而遊無窮如鵬之飛九萬而
無天闕乃爲大之至而逍遙之至焉此至人所以
無已神人所以無功聖人所以無名也許由之辭
名是無名之一証也姑射之神凝是無功之一証
也四子之化竟は無已之一証也無之至斯大之

至矣而或者疑之謂大則無用不知有善用其大者則自有大用不困苦也而或又疑之謂大則人不去用不知正以不爲人用乃得全身遠害愈見其不困苦也通篇反覆只以明大而後能逍遙之意所謂一篇如一句也南華之通不信然哉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

衡彙梓

明文翰

藝圃

校錄

屈復南華通

李元春

時齋

評閱

莊浪

門雀

家敬

修黎訂

齊物論

物者彼我論者是非喪我物化道通爲一則皆齊矣

一篇只一句一部只一篇不惟莊子凡女皆然莊子善衍耳

此暢發前篇至人無己之義故次逍遙也通篇以

喪我爲主以天字爲骨喪我則物論齊天則所以

喪之故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卧仰天而嘘嗒焉

體解

之貌似喪其耦

耦對也喪耦者不見物之與我相對所謂彼是莫得其耦

開口卽擒天字卽出喪耦與鯤之大句是一副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一

杼也家住山中暮春種穀細思穀粒其小莫破根

幹枝葉藏於何處因而諦視凡一粒之周徑圓積

皆屬糟魄生意所聚獨其粒臍之中細若毫末微

若纖塵而已此毫末纖塵之中而遂有其天天之

枝蓁蓁之葉垂垂之穗爲天下之至奇也夫穀猶

其小焉者也合抱之木蔽日凌雲本可爲舟枝可

爲槲原其初生不過一粒非直一粒亦其粒臍之

中臺末纖塵而已我不知毫末纖塵之時爲已有

是凌雲蔽日者乎爲尙不有是凌雲蔽日者乎夫

自爲文亦是善衍

使毫末纖塵之時而並未有其凌雲蔽日則異時
之凌雲蔽日何因而生也苟異時之凌雲蔽日皆
因此生然則毫末纖塵之時爲已有是凌雲蔽日
爲不誣也我直不得與造物者爲人也設與造物
者爲人而親覩雕刻衆形之巧必能於此毫末纖
塵之時已如覩其凌雲蔽日之勢夫以凌雲蔽日
之勢而悉聚於毫末纖塵之中則其鬱葱盤曲之
致必更妙於凌雲蔽日之時而我懵然不見爲大
恨也旣而得齊物論則遂不復念此夫以齊物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二

之烟波風濤恢恠悖怪則何止合抱之木凌雲蔽
日之奇而已然而我嘗觀其始末見此無數筆墨
皆從仰天而噓嗒焉喪耦二句而生不寧惟是凡
此二語十字猶是穀粒之周徑圓積盡屬糟魄妙
義所生則在二語中間無字之處言他仰天何故
忽有喪耦之事嗒焉喪耦何故必於仰天之時因
其仰天而得喪耦則是喪耦之故定由仰天凡通
篇之聞天籟而喪我休天鈞而不知和天倪而忘
言無數雲蒸霞蔚之觀皆在此二語中間無字之

處莫不覩形然則一刻之景真可如年一塵之空
眞可立國彼粒臍中之凌雲蔽日則更不足奇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側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言此一刻之子綦忽不同於前一刻之子綦可知
其仰天喪耦是一瞬眼時補底忽脫也

子綦曰偃子游之名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即無也汝知之乎

喪我喪耦互相發明易云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喪耦也理雖不同語可
互証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孔中
有聲曰籟

此直與後物化句相呼應言汝不知喪我只是未
聞天籟汝若得聞天籟能知天君自然休乎天鈞
止於天府和以天倪與物偕化而我喪矣通篇數
千言一氣呵成

子游曰敢問其方類也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首篇以風爲息卽此意也不特文勢頓挫正見其自無是惟無作而之有也卽後來未始有物

未始有始之意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絜絜乎長風山

林之畏佳卽崔嵬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兩孔對也似口一

開似耳孔斜入也似枅方圓而似臼深也似洼者而

曲似汚者廣而後也以激者驟而諳者疾也叱者怒

也吸者入而揚也濠者濁也突者留也咬者而

竅之聲也前者唱于輕而隨者唱喁重冷風小

和飄風大風則大和厲風猛濟此如濟河之則衆竅爲

虛卽後無謂有謂無謂之意而獨不見之調調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四

之刁刁乎樹木搖動貌以調調刁刁寫其無聲與詩經悠悠旒旌句相似

人之評此文者僉曰風不可畫此乃畫風聲不可

繪此乃繪聲我則又有進焉夫丹青之畫風與聲

也意在風與聲也意在於此而畫之畫之而果如

觀其東披西拂果如聞其唱于唱喁則人皆稱妙

而吾亦妙之何則意在於此而已畢斯稱絕妙

不必更有餘妙也若行文之人之心則奚畫風繪

聲之與有意不在此而畫之繪之此有至理鬱於

其胷因有妙文發於其手不可以不察也今夫大

千世界原其初生虛空一氣而已俄而一氣所化
萬物流形俄而一氣所吹萬竅發聲山呼谷應水
嚮林鳴鳥噪獸嗥人語鬼哭禹于唱和一時并起
人則自謂言非吹也我烏乎知吹非言耶既已言
猶吹而吹猶言則烏乎知山聲之颼颼不是樂至
而歌水聲之潺湲不是哀至而泣鶯啼燕語不是
各寫其胸中之懷抱驢鳴犬吠不是互怪其語言
之不通耶夫以山川鳥獸之各寫懷抱互相譏彈
而自人聽之則以爲唱于唱喁而已則烏乎知此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五

生發不窮莊
文正爾

交交而簷簷者自山川鳥獸聽之不亦以爲是洽
風小和飄風大和者耶載籍所記有通鳥語而識
獸音者矣是凡有聲者莫不有言胡越之人對而
爭辨眉紅面赤而各不知其所謂然則言之無異
於聲音雖善辨者不能自解免也此誠無以易夫
籟之一言也籟者孔在而以氣吹之有聲者也一
任大千世界于禺之音各寫懷抱互相譏彈而皆
造物者一氣所吹如奏笙竽以及簫管非不五音
迭用六律遞殊而皆奏樂者一氣所吹不得於此

一氣之中復爲差別也然則耳目口鼻是亦一竅也語言歌哭是亦一號也俄而竅在而能號是氣聚而生風作則竅怒也俄而竅雖在而已不能號是氣散而死風濟則竅虛也然則彼我又何別也然則是非又何辨也人不幸當局自迷猶望其旁觀起悟於是欲齊物且先齊竅欲齊論且先齊號欲齊號與竅且先極狀其竅之異異號之殊聲一時萬有不齊而却以風作則怒風濟則虛首尾指點令人爽然自失恍然有悟則是通篇精神皆於此處傳神不然而謂風定是風聲定是聲縱極繪畫之工只如泥塑神像不過印板衣褶曾不得復有別樣丰韻也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

籟

補人籟句是其周到處實其跳脫處馬跡班密莊

子兼之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

句其誰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六

言吹萬不同自己自怒而使之者誰耶下云非彼無我是自己也非我無所取是自取怒也而不知其所爲是使者其誰耶前後互証文義自通

自己者自以爲已彼我之府也所謂物也自怒者自取怒號是非之叢也所謂論也吹萬不同自己自怒而使之者天風情萬不同自我自取而使之者天君其致一也數語承前起後理融法密

大知閑閑暇豫之意所謂知者行其所無事也小知間間辨別之意乃察察之明也

大言炎炎光明之意所謂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小言詹詹辨給之意所謂齊夫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七

利口喋喋其寐也魂交魂與魄交成夢也其覺也形開目開而視口開而言

類與接爲構與物接而爭也日以心鬪

知言形心一齊總出有提綱挈領之勢形者彼我之質也言者是非之聲也心者形之主知者言之

原知忘則是非混形喪則是非一一而不知是謂葆光知而不言是謂天府齧缺一段不知之証長

一段不言之証罔兩一段形如槁木之原由蝴蝶一段心如死灰之極致也通篇以知字言字形字

心字因字縱橫繡錯變化中條理井然

縵者柔縵無斷

害者機深不測

密者分銖較兩

小恐細人也

惴惴心神不寧

大恐氣餒自失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把持短長發不可制刀人也

謂也把持短長發不可制刀人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以

為是固守不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嗜欲日深天機日淺

移拘人也

故神耗而有

其溺之句

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沒溺于中

不可復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消沮開曠老愈深也

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擾擾至死不復生也

喜怒哀樂慮嘆變

反覆不常

懸遲疑姚佻放佚縱發啟端發態作態

樂出虛蒸成茵日夜相

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八

出虛成茵二語精湛之極樂出於孔虛乃有聲茵

成於蒸條忽變滅以喻大空無始之初本無有物

俄而氣蒸成形方生方死俄而氣吹出聲唱于唱

禺自無而之有亦方有而忽無必欲於此石火電

光之中妄生分別真天下之至愚也自大知閑閑

以至姚佚啟態皆極狀人情之萬有不齊與激者

諳者一段相配而必以此二語為晨鐘發聲令人

深省者應前風作則怒風濟則虛之意也

已乎已乎

即前自己也之已字

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此字通指

大知爾閑以非彼無我言非彼種種情識則非我無不成个我是自己也

所取言非有我亦無處取此種種情態是自取怒也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

為使即前使者其誰之意

此與前吹萬不同數句相呼應

吾有真宰生也而特不得其朕作也可行已信言真宰之令信可奉

行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也

自此以下乃言其皆原於天也情信皆實有之意

分明實有只不見形朱子云無極而大極只是無

形而有理語意相似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九

百骸九竅六藏賅全也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

乎其有私焉焉亦詰問之辭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

此即人身親切指點言一身所具我無尺寸之膚

不愛亦無尺寸之膚偏愛是皆不能自主而受使

令為臣妾者爾臣妾不能相治而又非遞相為君

然則必有真君存矣

其有真君存焉一句點出與小大之辨句俱有一筆千鈞之奇如求得其情

與不得無益損乎真情即前有情而無形之情言天君所有聖不加益愚不加損本

無不齊也

自起至此爲一節言物論之本齊也聲萬不同皆天風所推情萬不同皆天君所宰任你聖賢仙佛百般保全愚頑不肖日夜枯亡而殺生者不死生

生者不生一氣吹嘘振於無竟大千世界總無分別卽後一與不一兩行然與不然無辨之意將通篇大勢盡數籠起而下乃反覆發揮之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以待盡也言守其軀殼皮囊死也與物相及逆相靡相順其行盡如馳

亡喪也不忘形不喪我也盡死也言守其軀殼皮囊

五字真可痛悲抵多少莫

老悲秋之詩

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藹然之貌

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言心與形俱化也外篇云哀莫大于心死

而人死次之此之謂也養生主之義已逗漏于此矣

可不謂大哀乎

此段言人之域於形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茫乎也其獨我茫而人亦有不茫

者乎夫隨其成心

所以成吾心者即所謂天君也

而師之誰獨且無

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知代二字

總括大知闊闊至日夜相代一段言何必種種知識日夜相代而皆心自取之人始有天君之明卽愚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十

無知者亦有焉即前得情與未成乎心此句疑有脫
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之意也誤大約是
師成而有是非到此方露是非二字是今日適慙而

昔至也只是言其以是以無有為有此句覆無有為

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此段言人之失其心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言亦號

謂非吹者由於出言之人自以為確有幾句語說不

止唱于唱偶而究其所言是非無定則於穀音果無

辨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穀鳥雜音

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十一

此段言人之執其言也

道惡乎隱蔽也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

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

華道無不存言無不可何所隱蔽遂生真偽是非皆

於一偏妄生分別即後非所明欲互相誇耀是以蔽

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意也

此段言人之矜其知也起處知言形心一氣總提

此處形心言知四段分應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此句總頂上文言知言形心種種不齊於是儒墨

文境不盡全
在轉

并起是非混淆此之所是彼之所非而必自以為
是故曰是其所非此之所非彼之所是而必以彼
為非故曰非其所是如此則分門別戶對逐互競
而物論不齊極矣

自一受其成形至此為一節言物論所以不齊之
故也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此乃一篇轉身處也我之所非人之所是今欲因
人而亦是之是其所非也我之所是人之所非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七

今欲舍已而亦非之是非其所是也果欲如此則
必以明明者隱之反也向以隱於小成之故遂自
是而相非今欲不蹈覆輒莫若除去隱蔽明通互
觀則物我元同而是非一矣通篇文勢於此翻轉
却輕輕重疊上文八字有壁壘不易而旌旗變色
之奇

物無非彼

我以物為彼物亦以我為彼則是物無非彼也

物無非是

我自以為是物

各自以為是則是物無非是也是猶我

也彼是猶言彼此與是非之不同

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

我自是而彼物亦自是而彼我出自物者我悉不見出自我者我則知之此

彼是之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因由也言以物所由生也爲彼者由于自以爲是自以爲是者由于以物爲彼也

此言彼我之所從出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

此與今日適越謂之朝三等同法皆劈空提起而下徐解之言存是

之見者皆是據得自家一邊見識忘却那人一邊見識如物之方生者止知生而不知死也不知天下道理既有這面便有那面方生即死之機方死即生之漸我方說可人便說不可我方說不可人便說可是是非非皆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由乎此也

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此四因字亦作由字解與下因是之因不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此言是非之所由生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因依也隨也往之也

天字因字一篇實際此其總點出題處也言聖人

知是非彼我皆是妄念故不由其途而以天君之

明兼照並觀則知一切物論皆可因其自然而我

無與矣蓋天者齊之理因者齊之道照於天者知

之明行之力也

是亦彼也

我亦爲物所彼

彼亦是也

物亦自以爲我

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

各自是非而非彼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

哉凡是字與彼字對彼是莫得其偶偶對也彼我分
則莫得謂之道樞戶樞也道樞言居樞始得其環中
其偶矣中守要圓轉不窮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

明

此段言其下手入道之要可知齊物論亦是隨處
體驗真積力久而後一以貫之不止如禪家機鋒
只作一場話說也是亦彼彼亦是互觀而皆相同
也各一是各一非相反而特未定也此其隨處體
驗之實也體驗久而后知彼是不可相耦何謂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齒
偶物以我爲彼我不復自以爲我則物無非彼更
無有是而彼莫得其耦矣物自以爲是我不復以
物爲彼則物無非是更無有彼而是不得其耦矣
不自以爲是乃所謂喪我不以物爲彼乃所謂喪
耦物我大同推而皆準故曰道樞樞者居中以制
外守靜以馭動執簡以馭煩故可以應無窮何謂
無窮物各自是我復因是則是無窮物各相非我
復因非則非亦無窮矣可見隱於小成則生無邊
障碍照之於天則斬多少葛藤故曰莫若以明也

喪我近乎仁以明近乎恕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立達之念不煩推準一時並到其次不能無人我故必取譬推度於人已之間而得其同然之矩於是乎可終身行可平天下所謂忠恕一以貫之也喪我者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渾然無間仁之體也以明者互觀於人已之間而知是亦彼彼亦是各一是非取譬之方也通于大同而不耦得其環中以肆應則所謂一以貫之也其言最爲近道特其因無彼我而并無是非則未免于一偏蓋無彼我者仁之體有是非者智之用聖人規其大全而立於無弊諸子百家皆卽所明而偏焉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學術可不慎哉

以指喻喻猶曉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

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雜舉指與馬者當時公孫龍之徒有白馬指物之論白馬論者

言白馬非馬也白馬非馬者謂概求馬則凡馬皆可以應專求白馬則黃黑馬不可以應黃黑馬馬也而

物論之意不可盡曉按列子書中有樂正子與疑公孫龍有意不心有指不至之語公子牟解之曰無意

則心同不指則皆至則似所云指者卽以手指猴之

謂手不專指一物則天地萬物何莫非吾所指若有
所專指則此物之外皆非所指而不至矣故曰物莫
非指而指非指也今莊子乃卽其言而反之謂言物
皆指而指非指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不若更以所
謂非指者轉而觀之指皆非指也物莫非指亦非指
也言馬是馬而白馬非馬是以馬喻馬之非馬也
若卽以所謂非馬者轉而言之馬皆非馬也黃馬黑
馬亦非馬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輾轉相非莫不如
是

此暢發非亦一無窮之義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
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
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去

此暢發是亦一無窮之義也

故爲是舉莛

屋梁

與楹

屋柱

厲

醜者

與西施

美者

恢恠憭怪道通

爲一莛橫而楹直厲惡而西施美然非橫則直不行
非惡則美不見相反相成本是一物推而廣之
莫不如是昔明道之徒語明道曰弟子昨日有怪事
室中有光明道曰某每日有怪事每飯必飽是常之
與怪原無
分別也

此橫言之謂上下四旁通爲一體也

其分也成也

分破也破者復成之基也

其成也毀也

成者卽復毀之漸也凡

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此豎言之謂往古來今通爲一息也

惟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不執一已之意見也而寓諸庸乎

衆人所同然也庸也者用也惟庸乃可用以行於世也用也者通也易曰推而

行之謂道也者得也通則得之適得而幾矣適至也至于得則庶幾矣

因是已結到因字萬水歸源

自欲是其所非至此爲一節言彼我是非皆通爲

一也彼我物也是非論也一者齊也爲一篇之正

面

已而不知其然之謂道已字總頂上文言已通爲一而又并一之意見不留于中

若不知其然者斯爲兩忘而入于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七

朝三言若勞神明爲一則是其然矣一而知其然未免生門戶立意見亦與不一者同失而尚不自

知真衆狙朝三之見也何謂朝三曰狙公養狙之人賦芋賦與也曰

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

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言衆狙止惑于朝暮之顛倒而不知芋之本數原未

嘗加是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也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正與此衆狙亦復相類也亦因是

也言必欲與之較正是非仍是一水濟水故當因之一者任其一不一者任其不一而已是以

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均是之謂兩行

一而不知乃謂之道勞神爲一等于朝三必以一

爲是以不一爲非則又生是非矣蓋求得其情與

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是知與不知其天本釣是以
聖人和是非而止于天之釣一與不一任其兩行
而已大宗師其云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此之謂也
天字因字頻頻提點法脉謹嚴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知字着眼不知其然非不知也知之至而知其無所用知

也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

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封界也彼我之界也其

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

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愛所好也成自成一家也所謂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六

道隱于小成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

成與虧故故已然之迹也孟子曰則故而已矣即此故字昭氏之鼓琴也無

成與虧故句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

之枝策也策擊樂之器枝執持之也惠子之據梧也梧几也據梧憑几而設也

三子之知幾乎知字着眼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事之終身

惟其好之也以爲異於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

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

之綸終書之緒言終身無成

此段頗紆曲言道虧則愛成而究之道亦無虧愛

亦無成人謂有成虧之迹者昭文鼓琴之類是也
而其實昭文鼓琴亦無成虧何則昭文師曠惠子
之徒皆知之極盛而事之終身以異于人而並欲
使人知之究之非所當知而強知故當身昧于堅
白而其子惑于綸緒然則惡乎知知者之非不知
而不知者之非知耶故曰古之人知有所至也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我子秦自謂也若是而不可
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此方歸到正意言昭文惠師之徒而可謂之成則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九

我之闡不知之道者亦成也若不可謂成則知與
無知總歸無成也奚必不知之是而知者之遂爲
非乎

是故滑疑之耀

滑捉不定也疑見不殺也滑疑之中而天光獨照則不自用其明乃正所

以爲明之至也已

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

謂以明

結得周到

自己而不知其然至此爲一節總言其不當知也

今且有言於此

言字着眼此段又進一步言不惟不當知亦且不當言也

不知其

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

只此八字

已定齊物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

此皆空中作勢謂我今欲有所言不知與自以爲是者類乎不類乎類與不類自是一類則與彼斷相類矣蓋本欲闡不言之教而又嫌此不言之言是亦一言自用無數語言文字而乃謂闡不言之教則是與走馬應不求聞達科何異不幾自相矛盾乎故先憑空作此周旋孔子曰予欲無言夫此一言獨非言乎而必且言此者凡以爲世也聖人之不得已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有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則無極而亦無矣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有無無也未始有無無無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則無無亦無矣凡佛老之精意微言俱不出此此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此句精妙言當初無有亦并無無俄而說無便是空中落影已不是無再說個有是乃幻上生幻果真
真有哉則無未始非有而有未始非無也故曰未
知孰有孰無也色空空色此之謂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
果無謂乎

此卽當下親切指點言我今說此是謂有言然既
已有無不分則未知言之果有果無也

書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于殤子而
彭祖爲天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爲一

舊註皆云大小壽夭一致天地萬物一體與前道
通爲一復通爲一等語遂至重複不知文章各有
部位前正言彼我是非之皆一此承上文極言有
無之不分以起下大道不言也無有無無道體難
言孰有孰無幻體難定有從無生無因有見有之
與無本一非二秋毫之末真有者小其無轉大至
于泰山其有者大其無反小殤子有促故其無長

彭祖有長其無反促生天地之時卽無我之時不
與我之有并生實與我之無并生凡無我之處卽
有物之處旣與我之無爲一斯與我之有亦爲一
說至此真着不得語言文字然旣已說至此矣尚
得謂之無語言文字乎故不若因而不言之爲愈
也

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
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其理微妙伏義
畫卦卽用此法自此以
往巧歷精算
之人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五

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言謂之一者本是自無說起已適於有已至於三
况自有適有者其數尚可計乎今欲斬盡葛藤絕
無流弊則惟有因之而已頰點因字廻龍顧祖

夫道未始有對

道本至一
故未有對

言未始有常

道本無定
故未有常爲

是而有畛

界限

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

相背曰左
相助曰右

有倫

有義

序物曰倫
處事曰義

有分有辨

粗別曰分
細剖曰辨

有競有爭

并逐
曰競

互角
曰爭

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在其理
而不言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言及之而
不必甚詳

春秋經世先王

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詳言之而不辨別爭論也

世傳莊子爲子夏之徒觀此等語似亦有所授受

孟子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謂春秋

經世先王之志也朱子曰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

義自見又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

失付諸後世公論有言外之意所謂聖人議而不

辨也尊經仰聖其言粹然凡其肆無忌憚詆訾孔

子者皆外篇雜篇所載乃後人贗作內篇初無是

爲莊生辨寤
千古卓識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分辨而是于道有未明也

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

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猶無名也大辯不言談言微中大仁不

仁不姑息也大廉不嗾未詳大勇不怯猶怒道昭而不道言辯

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常不變通也則一味仁愛姑息則事有難行而不可成矣廉

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太清則不近情盛怒則易僨事五者圓而幾

向方矣道辯仁勇廉本是好字偏執不化則露圭角而不可行故知止其不知

至矣止不言也止所不知言并其不知亦不言也不言是此段正面而又勾入不知一句將前段一

齊總收以便于下文
腰峽雙鎖其法甚精

自今且有言於此至此為一節總言其不當言也

孰知不言之言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不言

則天聚于內故曰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此二句就言上說謂受人

之言而不滿向而不知其所由來雖言而實出無心忘其所由來也

此之謂葆光不用其知明藏于中故語曰葆光

通篇文勢皆散至此以整語腰間一束如江下三

峽河出禹門兩岸之山壁立對峙江河之水一線

中流烟波蛟龍隱伏于中而不動行文至此能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十四

畢矣

雖並束不言不知而却於不言之辯下着若有能

知不知由來上着酌焉不竭彼此鈎連融成一片

可謂才大心細

前總提照之于天此雙結天府葆光脈絡分明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國名南面而不

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

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

乎日者乎

妙譬腰束是
長篇要訣

此照之於天之証也以下數段皆引証之辭水落
瞿塘爭關奪隘奇險皆在前半後半則自在中流
矣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
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鱸泥然乎哉木處則
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

鹿食薦

草名

螂蛆

蝮蛇

甘帶

蛇也

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猿獼狽

似猿而小

以爲雌麋與鹿交鱮與魚游毛嬙麗姬

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

非之塗樊然

猶紛然也

殺亂吾惡能知其辨齧缺曰子不

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利害猶言好反

王倪曰至人

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汜而不能寒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不能驚

極言其不知也

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

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

自生自死已初不知故無變也

而况

利害之端乎

此段不知之証也

瞿鵲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

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好而求之不緣道行道也無謂有

謂有謂無謂從無言而有言雖有言而不異無言也

言未嘗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

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夫子名也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

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二句太早計之喻也吾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五

嘗為汝妄言之汝亦以妄聽之奚旁同傍日月挾宇宙

奚何也傍日月智之明也挾宇宙力之勇也言何必為此昭著卓絕之行乎外篇曰汝昭昭乎若揭日月

而行即謂此也為其脗合所謂道通為一也置其滑稽紛亂也置之所謂不由而

照于天也以隸等級也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菴言其以等級尊卑衆

人自謂此役役而聖人則渾忘若愚菴者也參萬歲而一成純所謂通復為一也純

者一之至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所謂無物不然也以是相繼謂以此包括

萬物無或有遁情也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自勿出亡之人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

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王同住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
不悔其始之蘄也求也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

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

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也臣乎固哉

固執不通丘也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

名為弔音詭猶至怪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且暮遇之也萬世一遇而猶如且暮甚言其解者之難也既使我與若

辨矣陡接此句可知前文皆為此而發言死生無別夢覺不分而欲于此中辨人之是非茫茫天壤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三七

當誰証之也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

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爾果非也邪其或是也

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

知也則人固受其黜也黑也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

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

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

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

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

而待彼也邪待對也言既不相知則是非無辨矣尚可自執意見截然與彼相待耶化

聲也言猶吹也故曰化聲

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端

也化聲亦天之所見端也

因之以曼衍曼衍漫汗無窮也再點因字法脈謹嚴所以

窮年也猶終身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是我也不

然不然

然是也不然者非也

是若果是也則是之

所謂因也異乎不

是也亦無辨忘年

忘生死也忘義

忘死也振於無竟故寓諸

無竟

振動也竟盡也是非之生無窮吾亦與為無窮而已奚必相待而互辨哉

此段不言之証也

罔兩

即翹也問景

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

猶常守也

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二

天

又有待而然者邪

影待形形待天君也

吾待蛇蚘蜩翼邪

蛇蚘蜩翼蟬蛻也影之

待天君也蛇蚘蜩翼皆在外之空殼彼軀殼之所以行止坐起者尚別有物主宰鼓動于

其中形且不知而影烏乎知之

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

此真宰真君之証也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

自得之貌蝴蝶也自喻適志

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

舒徐之貌周也不知周之

夢為蝴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每誦此語數日自疑目前之我尚不知是

何物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此掉轉上文語言周與胡蝶必有辨矣而乃至

五夢是我

此之謂物化

與喪我句一氣呼吸

與物化也

之存聖不加益愚不加損物之與我其天本一故
必喪我乃能齊物無如世人一受成形便執爲我
成心者天不解師之小言紛起無異擊音小知相
誇大道隱蔽是生物我乃起是非如此種種皆是
妄念彼我之見由于自私是非之說起於一偏是
以聖人一概不由照之於天明通互觀彼我不偶
是非無窮天地指馬萬物然可恢愜慴怪道通爲
一分合成毀復通爲一旣無不一斯無不齊又必
并此一之意見渾忘不知是何以故太始之初本

無有物其次有物已足幻形又于其中妄生知識
是乃名爲幻上生幻也自謂知幾到底淪惑是以
聖人藏其光耀寓諸滑稽不用其明乃爲至明又
必并此一之一語相忘不言是何以故太始之初
本無有物豈惟無有亦且無無并此無無以歸于
無但一言一便適于有便有流弊是以聖人知于
不知概置不言孰能如此道通爲一而又不知而
又不言是爲真能照之於天故曰天府故曰葆光
德進乎日天照之証王倪之語不知之証長梧之

論不言之証所以然者人生在世形骸假借天乃
真宰蛇蚺蝮翼中有天君夫此天君本一無二又
何以知物不爲我又何以知我不爲物莊周蝴蝶
物我雖分實可混一斯與物化而我自喪我且喪
矣又安有物又安有論焉知其齊焉知不齊抑又
何必言其齊哉分明一篇只如一句然而此言亦
名弔詭茫茫天壤誰使正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兩華通二

三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

聖

彙梓

男文翰

藝

校錄

屈復南華通

朝邑

李元春

又評閱

莊門人

崔家

敬修叅訂

養生主

生不能生有其所以主此
生者能養其主則長生矣

此發前篇眞宰眞君之意生者假借其中有天君

主宰善養者不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則薪雖盡而

火傳所以死生無變于已也

吾生也有涯

涯猶
盡也

生雖有涯火傳無盡首尾呼應甚緊七篇起結皆

奇絕皆仔細却是一色手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一

而知也無涯

知者吾心之思慮也思慮之起于頭萬緒無有休

息故曰無涯古詩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

之謂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以有涯之生而役役于無涯之知則生殆矣已殆

而尚不覺悟益從事於知焉殆而不可救矣知意

也人識意而不識心故謂心有生死此卽佛氏所

謂認賊作子也夫意誠而後心正是心與意有

別也但意之所發誠之而心自正絕而去之則偏
枯矣此莊生所以爲二氏之鼻祖而非吾儒之嫡
派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此二語亦從無人會得不詳讀其通篇而止就本
句作解遂云爲善而第無求名爲惡而第無犯刑
夫南華不經而實爲百家之冠斷無公然教人爲
惡之理若謂不妨爲惡而第無近刑然則盜不受
捕淫不犯奸殺人而不抵償者皆漆園之高徒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二

哉夫此篇文勢原以善無近名惡無近刑緣督爲
經三句平提而下分應之庖丁一段講緣督爲經
也右師一段講惡無近刑也澤雉一段講善無近
名也但玩右師澤雉之文則知善惡二字當就境
遇上說人生之境順逆不一窮通異致順而且通
所謂善境也窮而且逆者所謂惡境也吾之境而
爲善歟此時易于有名而吾無求名之心不惟不
求而已卽德輝所著自然有名而吾亦沒然忘之
不以動于中如澤雉之神王而不自知其善也吾

此解可以衡
道

之境而爲惡歎此時難于免刑而吾無致刑之道
不惟無以致之而已卽數奇命厄卒不免刑而吾
亦恬然安之不以神吾神如右師之則足而以爲
天所生也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寒暑不
以滑和不以入于靈府而惟緣督以爲經則外累
不攬內守不蕩乃所以爲衛生之經也作者不惜
自爲解說而注者必欲橫生意見何哉

緣督以爲經

緣循也督者人之脊脈骨節空虛處也緣督者神遊于虛也經常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者何也間而已矣肌肉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三

間謂之腠理字句之間謂之文理事之間爲事理
物之間爲物理形而下者必有間形而上者卽寓
于間之中所謂彼節有間而刀又無厚也木石至
堅順文可破大道渾淪條理可尋得其間而入之
神不勞而事解所謂恢恢乎遊又有餘也督者背
脊之脈由尾閭而至泥丸骨節之間而精神之所
遊也推而廣之物莫不有養生者知之內則緣吾
身之督使神于虛而不滯于形氣之粗外則緣事
物之督使神亦遊于虛而不攬于盤錯之累以此

爲經蓋庶幾乎聖人良背時行之要道而不止仙
家尸解羽化之祕訣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家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保身全家養親皆是可以生盡年則是可以死不

可死不足以爲養生之極功可以死者雖死而有

不死者存也後秦失一段卽是此意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秦刀之聲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無名之舞乃中經首咸池樂章之會也文惠君曰謔善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四

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善此二字精細對曰臣之所好者

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用功

之至參前倚衡凡天下之物皆作牛觀思所以解之也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

也用功既熟遇牛卽見其理問可解之處也此學道者莫不如此顏子高堅而後卽見無非牛時也如

有立卓卽目無全牛時也邵子學易凡坐卧處皆此

先天圖此見無非牛時也晚而有得凡見天下之物

卽作四段看此目無全牛時也惟實用功方今之時

人乃有此苦亦惟實用功人乃有此樂知所當止而神欲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五知止知所當止而神欲

行依乎天理批擊也大卻隙也大窾窾也固其固然有物各付

物行所無事之意技經肯綮骨肉聯絡之處之未嘗而况大軻骨也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族庖衆庖折也用以折骨故以月易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又若新發

磨也於礪礪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又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此數句緣督之精意也是以

十九年而刀又若新發於礪雖然每至于族骨節盤旋之處

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諫

然間已解如土委地言無用刀之痕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

之躊躇滿意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

之言得養生焉一語點睛前支無數筆墨俱化為煙雲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五

此講緣督以為經也因間遊刃可以養刀緣督遊

神可以養生其致一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一足特立天

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一足為獨兩足為有與言人皆兩足相與而我獨一足是天生之使異于衆也以是

知其天也非人也

此講惡無近刑也夫人不幸罹罪而刑一足境亦

可謂惡矣乃恬然自安謂是天生而非人致之則

所謂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乃無近刑之真詮也

澤雉十步一啄五步一飲不斲求畜于樊籠也中神雖

王旺不善也不自知其善也

此講善無近名也飲食自足不攬樊籠精神健旺境亦可謂善矣乃渾然忘之初不知其善則不惟逃名而并不見吾之有可名斯善無近名之極致也

老聃死只此三字千古談黃老仙佛人便當一齊痛

死者必以老聃為稱首言老子者必以莊子為叢法然而莊子明言老聃死是老聃果死無疑也老聃且死而後之人欲得老聃之術以不死亦愚矣哉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六

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

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猶言

動感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背情

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言死生天道天之情也本無哀樂今老聃

至使人哭之極哀必其生平不能超然于生死有所以要結感動乎人者故不期哭而人自哭之是離天道而忘其所受之本然也本無適來夫子時也適去

苦腦而自生苦腦故曰刑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

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適然而來生也事之偶然故曰時也理之必然故曰順也雖生而死也事之偶然故曰時也理之必然故曰順也雖生而生至不易故當安于時雖死而生至不損故當處

其順安之處之死生無變于已也死古者謂是帝之
生無變于已又何有哀有樂之有乎懸解
生者假借附贅懸疣于大空之內如帝之懸指
物也當時有物算非指之論故指
可訓物謂凡形氣之祖可指者也
窮於爲薪火傳也
不知其盡也生者形質譬猶薪也生主者神理譬猶
形雖弊而理不息如
薪雖盡而火常傳也

吾讀此而知莊生之高於仙佛也可謂知死生之

說矣死生者晝夜之道也人之必死猶晝之必夜

也勿爲生之始壯爲生之盛老爲生之衰死爲生

之終物必成始而成終故善吾始生所以善吾死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三

七

善吾死所以善吾生也洪範五福曰壽曰考終命

此之謂也題言養生而文兼言死所謂知始終之

義達性命之理而非如二氏之說必謂可以不死

也曰然則其言薪盡火傳何也曰此自然之理也

生形有斃生理不息未生之初此理已具既死之

後此理常存如薪與火薪燃火發薪盡火熄然而

此火之理自在宇宙後復有薪復能燃火前薪不

同于後薪形百變而不齊後火無殊于前火理亘

古而不易然必謂前薪盡時將此火光截然封藏

精理人曰莊
祖老佛祖莊
矣矣

于太虛之中以待後薪而附而然之雖三尺童子
知其不然也然則薪盡火傳乃死生之正理卽此
可以証輪廻羽化之謬也故曰莊生高於仙佛也
此段講可以盡年而與吾生有涯句相呼應也通
篇文勢前總提中分講後總結脉絡分明首尾融
洽如紀律之師不敢亂走一步而解者猶至支離
破碎而不可成篇則真莫如之何也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聖彙梓

明文翰

副校錄

屈復南華通

李元春又評閱

莊浪門人

崔家敬

修泰訂

人間世

言人間處世之道也

此承前篇無近名無近刑之意而欲以無名免刑

也故以始往而刑作起僅免刑焉作結前半極言

刑之難免後半則其免刑之方也養生主者自修

之實人間世者處世之道養生主所以祛其內憂

人間世所以遠其外患也

願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一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獨謂執已見不聽人言也萬病可醫獨此不治所謂下愚

不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

澤若蕉

量比也言國之死者其多比于澤中之蕉也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

諸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

即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之意

醫門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

法也謂法所聞而行之也

庶幾其國有瘳

乎仲尼曰謹漢若殆往而刑耳

一唱山谷皆震直至篇末僅免刑焉一句其勢方

住首尾呼應甚緊故曰七篇起結皆是一色手法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雜非但私

欲纏擾之謂卽治已治人之念紛然并起亦謂之雜
雜則不虛多則不一不虛不一心中擾亂則內憂外
患齊至矣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

所存於已者未定謂有雜多何暇至於暴人謂衛君也

所行所處也行卽前請行之行也

欲治人必先自治今吾之心不度時勢冒昧請行

則是不免雜多擾憂之患方自救不暇而何暇救

人乎爲第一層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流而知名爲之所爲出生乎

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二句語氣不同德之所以流蕩者因乎名知之所生出者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二

則是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句串講名必相侵軋而

後成故求人知者乃爭之器也後名聞不爭可見二者凶器內蕩德而外出爭非所以盡行也言未盡處世之道也

此承上文更進一步言卽存于已者定矣然欲行

于世則名聞而知起必相軋而相爭所存于已之

德蕩矣德蕩於內爭出於外恐不可行也爲第二

層

且德厚信信實也砥砥堅也言積德之厚堅實而不蕩也

未達人氣達通也字微妙人之相感皆以氣通

名聞知也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同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名

之曰菑人言害人也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

此承上文又進一步言德信砥而不蕩矣名人知

而不爭矣然亦必相人之氣質而曉人之心事相

信而後諫未能如此而以美言述於惡人之前則

是彰人之惡以形已之美乃害人也未有不反而

為人害者也為第三層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平惡汝用而也求有以異言衛

能好賢則彼自有人何用汝去表異今若汝唯諾也無

煩汝請行則其賢不肖之辨可知也三

青照堂叢書次編南華通四三

詔教也言唯唯諾王公必將乘人猶陵而鬪其捷誇

敏捷所謂禦而汝也目將熒之眩而色將平之躊口將

營之囁容將形之屈心且成之隨是以火救火以水

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始初心也順吾之初心與之辨論而不為所窮

若殆以不信厚言猶云交淺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此承上文又進一步言我即善伺心氣言不妄發

然彼固不知賢愚之辨若唯唯諾諾不敢力諫則

是適成其惡若順吾初心交淺言深則必逢彼之

怒矣為第四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

下偃拊偃愛也拊撫也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

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上不仁而下仁是拂上而

之好名者擠之龍逢比干之所以死也昔明皇貶宋

璟而謂其賣直沽名煬帝殺薛道衡而妬其空梁燕

泥之句是皆好名而擠其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

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叢胥有扈不愛其民而民歸堯禹則彼喪其實矣乃

欲求之至于用兵相攻身辱國亡而求實之心未已

也求實不就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

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以龍逢比干之聖不能勝桀

紂之好名以堯禹之聖不能

承上文又進一步言暴人豈特不悅賢且深惡賢

何則已不賢而人賢則人擅其名而已喪其實故

往往以賢為仇而必欲殺之雖以聖人之過化存

神而不能勝也為第五層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上文層層翻撥幾於無可轉身乃只輕輕一語遂

生下無數妙文如深山幽谷人徑胥絕忽然峯頭

文莫奇于善
轉亦莫靈于
善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四

勝叢胥有扈而況若乎

一轉又別開洞天福地也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

此從前雜多擾憂生來道不欲雜則貴於虛虛不可強必端莊嚴肅以去神明之累所謂制外以養中也道不欲多則貴于一一難驟期必勉強克治以融物我之間所謂強恕以求仁也此實顏子工夫他人見不及此不可槩以為異說而忽之也

心齊之義不出虛一其未化處則在端與勉爾

曰惡

嘆聲

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

外為充滿揚揚之狀也孔甚也

采色

不定

喜怒無常

常人之所不違

人不敢違其意

因案人之所感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五

求容與其心

言養成驕悍之性人偶以言感觸必案而治之以求快其心也

名之曰

曰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

端而未虛則是拘執

而不化也

外合而內不

勉而求一則是外合而內否也

訾

句訾議其過也其庸詎

可乎

言彼方拒諫飾非我乃不化不合而欲訾議之必不可也

不可也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述成語而上比于古人也

內直

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

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

言人君與己並生于天何
為以己之言求其喜好耶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
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人臣
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
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
言雖教謫之句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雖有教謫之語實皆
古人所有非吾之私言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
若是則可乎

此從執而不化三句生來言我不能化我第內直

我不能合我第外曲不能不訾第述古之成語內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六

不計利害外不立異同旁証遠引而不顯言其過

亦可謂曲盡處世之方矣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

政法猶言方法謀安也言方法太多

而終不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爾矣

止于無罪而已

天胡可

以化

言不能化人也

猶師心者也

師心句乃推所以不化之故而起下心齋之義也

我不能無心則人亦不能無心兩心相鬪嫌隙自

生任你百計調停終有畛域故不及化夫人雖善

枝不怨飄瓦人雖善怒不詈虛舟學語之兒詈人

而人喜之爲其無心也夫苟無心雖詈不怒而況于將順而匡救之乎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有而爲之其易邪

言有心爲之則功夫容易與後無行地難爲天使難語意相對

之者暉天不宜

有心則與天不相合

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

酒不茹暈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

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

心志純一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克己之目視聽言動兼之此獨言聽者舉一以例其餘也

聽止于耳心止于符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七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聽以耳者狗見聞之粗迹與心全不相關故曰止

于耳南榮妹曰妹勉聞道達耳矣此之謂也聽以

心者聲入心通內外符合初無間隔孔子曰於吾

言無所不說是也然猶有心在故曰止于符氣則

思慮不起知識不萌止此一腔生氣與太空同體

乃爲虛之至惟虛能受惟虛能感惟虛能靈惟虛

能應故曰道集虛也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

有要乎曰有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

直與此可相發明凡內篇中所引孔顏之言類皆
精粹似有所本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使教也言未教之時也實自回也自以爲回

是有已也既有已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有已也可謂虛乎

未始有同一語卽喪我物化至人無已之真詮七

篇道理一以貫之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世

最是名字害事其難忘更甚于利能忘名則庶幾矣入則鳴不入則止合則言不合則

也無門無毒毒猶藥也此從前文醫門多一宅心疾句生來言無門亦無藥也一宅宅心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八

所謂若一志也而寓于不得已凡有所爲皆不得已而後起所謂因時順應也則幾

矣絕迹易無行地難此二句身分甚高言果欲屏棄一切絕迹不行此則容易惟是

天下原有所不得已如事君父諉不得勢必須行而

又欲內不傷已外能化人如雖行而地上無迹斯之

爲難耳不然而如隱士之果於忘世釋氏之背絕君親則末之難矣爲人使易以僞爲

天使難以僞僞爲也言用力也此解無行地之所以難也無行地則非人爲而動以天如爲

天所使也動以人者猶可加以人功所謂大可爲聞

也動以天者則著不得人力所謂化不可爲也聞

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

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爲天使則是以無爲爲以無知知如鳥無翼而自飛也孔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知如鳥無翼而自飛也孔瞻彼

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則所謂以無知知也

闕者虛室生白

闕，闕也。室中惟虛，故闕生光明也。此總承上文而推原之辭，何謂無行地

只是為天使何謂為天使，只是以無知何謂以無知，知只是人心虛則生明如虛室之生白光也。吉

祥止止止于止，所謂惟道集虛也。夫且不止是之謂

坐馳若吉祥不止，則是虛有未至如閉目靜坐而心實馳于外也。夫狗耳目內通

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狗使也，耳目內通，故視返

聽也，外于心知，屏除意見也。虛是萬物之化也。物所

靜之室，鬼神來聚而況于人乎。也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為德之樞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造

之極也。而況散焉者乎極贊虛一之妙也。散謂眾人也。

此段正言處世之道所謂入世法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九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葉公名也。也

甚重重其事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此甚字是今日富貴

人祕訣，空文周旋而實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

諸侯乎？吾甚慄懼也。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

大寡不道以權成道言也。權，願也。事無大小，鮮不言願成也。事若不成則

必有人道之患刑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致病也。若

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

而不臧言食粗厲，不求精好。爨無欲清之人厨傳蕭然，司火之人皆不苦熱甚言

自奉之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言平日攻苦食

淡初無內熱之病今甫受命而
卽發渴飲水是受陰陽之患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

既有陰陽之患矣若事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

下有大戒二 大戒猶言大閑 不可踰越者也 其一命也 性分之所 固有曰命 其

一義也 職分之所 當爲曰義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親親 仁也

仁者性也性本于命而具于心故愛親之
念與生俱來固結于心而不可解者也 臣之事君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君臣之分 原是吾性

之義義無往而不存故君無適
而非是在國在野猶在朝也 是之謂大戒 此數句 于性命

仁義忠孝之理體認真切此孔孟之心傳不惟不同
于楊墨佛老無父無君之教而并非沮溺荷蕢之流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十

所得望其頂背也 誰謂莊
生可槩以異端目之哉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

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

盛也白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人皆以不得已爲不可奈何非也事親與事君
不可解而無容逃忠孝之心有所不容已也 行事

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 其性情篤摯 乃爾與竭力

致身之語若合符契斯卜氏之
所傳與世言受業西河不虛也 夫子其行可矣 自此 以上

所以免陰陽之患自此以
下乃教以免人道之患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

必相靡以信 靡從也 信實也 遠則必忠之以言 忠者盡心 告之也

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

喜必多溢也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

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劉句法言莫則傳言者殃故

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庶幾可保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明擊常卒乎陰暗算泰至太甚

也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

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誠常卒乎鄙詐其作始也

簡其將畢也必巨自以巧鬪力至此皆譬喻之辭凡

不溢難保其言者風波也言易動而行者行即前夫

終不溢也難測也子其行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士

行言往而實喪也傳言易于無夫風波易以動實喪

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言忿怒之佳別無他

也書曰惟口興獸死不擇音氣息蓊然喘於是並生

心厲言若粗心豪氣不擇言而談則我之氣不平而

言者理勝則辭明氣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言

機深縝密也尅滅太甚人將疑為奸險不測以不肖

之心相待而已不知也斯愈危矣世情之難真是太

淺露不得太機故法言曰無遷令遷令也無勸成勸

深亦不得也分外求好美成在久

惡成不及改此殆事之實遷而勸之幸而成美亦不過一時討好未必能久設因此而反生

意外之隙則其惡一成噬臍何及蓋天可不慎與此

下儘有弄巧成拙之事不可以不慮也

下段皆頻呼慎字多少深衷苦志皆在于且夫乘物

此不得已而至于出世亦此一字基之也

以遊心所謂物來順應也託不得已以養中一宅而寓于不得已所以養其

心至矣何作為報也報傳命也作為如莫若為致命

也傳命此其難者

此段及下段皆極言入世之難以趨後無用之意

勢皆側注如河流禹門江下三峽迅流直赴初無

停波直至後言無用處乃是平原廣澤始作滌迴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士

停蓄之致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天殺等殺也言天限之與之為無方法也謂不

使不能長進也與之為無方以法度檢

也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去適足以

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忠則必誨誨而至于犯

過之由則忠也人君能因過而原其所以過則忠臣

之心明而遊耳之言入今太子之智止足以知諫我

者之忤我而不知忤我者乃愛我也若然者吾奈之

此則所謂天之殺之人末如之何也若然者吾奈之

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正身乃

本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外為恭

敬將順之形而內盡調和補

救之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

入則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則為聲為名為

妖為孽就止在形若入于心則依附逢迎必有顛滅

必有聲名彼且為嬰兒無知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

無叮哇叮哇界眼言無妨閑節制亦與之為無叮哇彼且為無崖

足也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達之導之也因其所明而開導

之使歸於無過所謂和之也事無大害且與曲從機

有可乘從容開導納約自牖此之謂也鄴侯之于蕭

代宣公之于德宗初無犯顏強爭之迹而汝不知夫

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

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矜其才以

犯君則殆矣此不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

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

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此能就益也夫愛馬者以筐

盛矢以振盛溺適有蚊蚋僕緣而拊之不時則決銜

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一段正意在此數句夫愛之而為拊

蚊蚋可謂用意之至矣而馬或決毀是其意所至而

愛反有所亡也然則雖就之和之終無萬全之道也

比于非不愛殷子胥非不愛吳而卒有剖心浮江可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三

不慎邪 兩段皆以慎字作結

前段見立言之難此見制行之難也一入世網觸處危機窮思極慮總無萬全之道惟有歸于無用而後可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 以手度之

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

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

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

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齒

也 散猶壞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

毀以為門戶則液構 津液流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

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

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祖黎橘柚果

蓀之屬實熟則剝且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

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

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

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

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 相物色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也占其夢弟子曰趨

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疑為社即是有用也曰密若無言彼亦直

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言人立為社亦是不知已者相詬厲耳彼亦直

已矣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言即不為社寧復有剪伐之者乎且也

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言彼其所保以保生者

不同於眾以為社不為社之義論之失之遠矣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

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莪其所藪隱影莪鹿藪陰也大約是謂影

皆庇蔭之也句法難解疑有脫誤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

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

傷嗅之間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

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神人所

以大而常存亦以不材之故耳宋有荆氏地名者宜楸栢桑皆有用之木也其

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樵名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

名門也之麗樞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樺

也樺旁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則材

之患也故解祭祀之名漢郊祀志云古天子春有解是也之以牛之白額

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適河祭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五

也。以人祭河，疑如爲河伯娶婦之類。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言巫祝止知此等爲不祥而不知以不用

而全生乃神人之所爲大祥也。支離疏之名也。者，頤隱於齊，肩高於

頂，會撮鬢也。指天五管在上。五臟之管皆繫於背，背曲則五管皆向上也。兩

髀勝骨也。爲脅也。挫鉞也。縫補也。治繲也。澆濯也。足以餬口，鼓箠

類播精也。播，煉也。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

於其間。攘，有似于武勇。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

不受功。不受功，役之苦。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夫

德者乎。支離其德，言其不材而無用也。

此四段皆言無用之可以全生，所謂出世法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來者未來，往者已過，我生不辰，獨丁

斯時。陳子昂詩云：前不及見古人，後不及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潛然而淚下。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失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免刑二字是一篇主意。天下有道，則聖人裁成天下

天下無道，則聖人獨善其身。至于周末，則無道之極

成，固無望生亦難保。析楊相望，觸處危機。僅求免此

惟有無用而已。人謂其傲然肆志而不知其上下干

古揆度，身世窮思極慮而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

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已乎禁止之辭

人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殆乎警戒之辭言止當畫地而趨不可妄走一步也

陽迷陽蕞無傷吾行路也迷陽多生路旁吾行郤曲以喻世途之荆棘也

路郤曲而又有迷戒謹畏懼與前陽則易于傷足也可不慎耶相應

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

皆知有用之用此句結前半篇將命傳君是有用之用也而不知無用之

用也此句結後半篇不材全生是無用之用也

此段總結通篇也通篇皆言其當無用此推原其

所以無用之故也天下有道六句乃一篇之精意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七

以往而刑起以僅免刑終所謂來去分明只如一

句也

吾讀此而悲莊子之志也孔子曰君子懷刑曾子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

免夫刑之難免也久矣一入世網觸處危機心生

機生心死機死機生身死機死身生方舟而濟於

河有虛船來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

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

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

莊子所處之
世正如此

虛而今也實心齋虛也虛則機忘吉祥止焉雖然
此亦道其常而已矣居亂世事暴君禍患之來匪
情匪理立言之難雖不尅不溢而猶有惡成不改
之患制行之難雖能就和而終有意至愛忘之
憂此材入世必爲世伐與爲世用寧與世忘慎之
慎之而卒歸于無用豈得已哉非此不能免乎今
之世也君子讀其書論其世諒其遇悲其心可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四

文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聖彙梓

男文翰藝圃校錄

屈復南華通

朝邑

李元春時

評閱莊

浪門崔

敬修叅訂

德充符

德充于中而符于外也

此總承前二篇也養生主去其內憂人間世遠其

外患皆為吾德未成故須內外交養及工夫既到

心有所得則德充于內不養生而死亡不變且德

符于外不違害而利害不攖人事盡而合于天矣

即前二篇之義而更進之以啟下大宗師之旨乃

一部書之過脉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一

魯有兀者

別足之人

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

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言其弟子往時空無知歸則實有所得也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無形而心成謂忘形骸而以心化成也通篇以心

字形字作關鍵故於此處總提一句使通身皆振

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

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

何止魯國

丘將引天下而

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稱爲王其與庸

亦遠矣言去庸人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心字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一切仙佛衆生皆被此而不得與

之變既已死矣是甚不變須要雖天地覆墜亦將不

與之遺此是實語道生天地天地有審乎無假生者

也未生以前真精妙合所謂人生而而不與物遷

靜以上也審者知明而守固之意而不與物遷形

萬變此謂造化之根抵樞紐也而守其宗

也宗主也守萬化之宗主即大宗師之義也

三藏大乘中無慮億萬言誰能道得如此清澈莊

子親炙孔子之門人得聖道之一端而偏至焉遂

能冠百家而祖二氏內典丹經皆南華之牙後慧

也而世遂神奇其說太陽不耀爍火詡光悲夫

吾儒之與仙釋其死生不變同其覆墜不遺同其

不與物遷同其命物之化同若是則皆同乎曰相

似而實絕不同也蓋吾儒能知性之理仙佛止識

心之靈心之靈則虛性之理則實虛則有待而後

存實則無爲而常在此身雖死此理不變天地有

壞此理不移未生之前此理已具品物流行此理

醉儒之言
甚須如此

不遷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守化之宗乃與天通子

思云至誠無息朱子云這箇何嘗動是也二氏不

知天命之性而止據心之虛靈知覺以為宗欲於

死生之際常留此不昧之精魂則是私意而非理

之自然也莊子之學亦偏於氣其言死生不變命

化守宗亦指氣之靈故曰無形而心成曰遊心乎

德之和曰心未嘗死曰生時于心似亦未免乎知

心而不知性之病特其識高意遠欲將此氣還之

天地而通於萬物不屑屑焉私為已有而封而藏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三

之此則非二氏之所及也故曰莊生高於仙佛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

也

言無不異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言無不同也無不異者分

之殊無不同

者理之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耳宜于聽目宜

于視外之形也所以視聽之神則一點

而遊心乎德

聰明而疑其神故不知耳目之所宜也

通篇以此句為主後使之和豫不失于兌與物

之和

為春成和之修皆是德之和聖人有所遊則是

遊心乎德

之和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物皆與我為一不見我有

所喪蓋德充之

至無少歉缺也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德充于中則忘乎外矣所謂內

重而見外

之輕也

前命化守宗是言其德此不見所喪是言其充下

保始之徵是其符也

常季曰彼爲已

言彼自爲已耳於人無益也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

心得其常心

常心猶恒心也返觀內照識其心體是以知得心也守其心體而不遷變是以

心得常心也

物何爲最之哉

最之尊之也言彼自爲已用功人何爲尊之哉

仲尼

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

得常心則

能止也世能止故能止天下之人使之皆止于此而亦如夫鑑于止水也

受命於地惟松

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

生以正衆生

自正其生卽所以正人之生猶止能止衆止也

夫保始之徵

保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四

卽前所謂守宗徵卽符也德充于中而符于外也

不懼之實

德充而符則心廣體胖泰然自得而常伸于萬物之上也

勇士一人

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

要者而猶若是

此是譬喻之辭言其氣勇而不懼者尙能雄于九軍況德充不懼者寧不

高于一世哉求名而能自要真是俠烈人精髓被他看得破又道得出

而況官天地府

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

乎此極言不懼之實也官天地以天地爲肢體也府萬物以萬物爲臟腑也寓形骸以形骸爲旅舍也

象耳目以面目爲象人也一其知思慮不雜也心不死生生無變也此勝于勇士之自要遠矣寧不足以

雄視一世而爲物之所最哉

彼且擇日而登假

登假猶升遐也此後人尸解羽化之

所從出也

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此段乃德充符之實理精義也前後六篇其正意
多在中間或在末段發揮此獨開頭先發正意而
下游衍而証足之其機杼又別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
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
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
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
子見執政而不違不迴避也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

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五

者也

先生之門不當論爵何爲自誇執政而使人處其後也

聞之曰鑑明則塵

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

取大

取法

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口

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堯字未詳計子之德不足以自

反邪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

以不當存者寡

狀猶告狀之狀自狀猶自訟也言不幸罹刑而則足便自訟其過以爲吾

足不當亡此等之人甚多不自悔怨以爲吾本無過但吾原自不當存耳如此之人甚少也此卽右師介而以爲天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

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

言羿之善射中物之中央若中

地耳蓋決無然而不中者命也言遊于今之世必被刑如遊于羿之彀必

被中幸而不被中者是其命好非果有以勝于人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

者眾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

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

嘗知吾兀者也令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形之內者心之德也

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

貌曰子無乃稱稱言也

此段言泥于形者之淺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無趾則以踵行故曰踵見仲尼曰

青照堂叢書 欠編 南華通五 六

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

惟不知務不知事也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

猶有尊足者存尊于足者乃形內之心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

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

聞無趾出不叙講以所聞之語直接無趾出而于夫

子語弟子無趾語老聃處補點之避實取虛也孟子見梁襄王一章即用此法也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此即夫子所以教無而趾者于此補點之也

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

邪彼何賓賓

猶諄諄也

以學子爲

此卽前講以所聞中語于此補點之也

彼

且蘄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

梏邪

言務學求名以補之惡則是不能超然無累而有所纏縛也

老聃曰胡不使

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

可乎無趾曰天刑之

自取桎梏則是天之刑之也

安可解

此段言補其形者之拘也

內篇七篇中初未嘗貶孔子其不滿于孔子者止

有此條蓋彼天資高曠見孔子之務學守禮以爲

拘謹而不知內外一原顯微無間動容周旋卽是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七

天命流行聖人之所以立極千古而無流弊者正

在此也古人質直心有未安卽發于言故載此條

如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是也此條而外若心齊之

說義命之論命化守宗之言才全德不形之對稱

引孔子不一而足大宗師乃其極詣而以孔顏之

坐忘終之則其所歸可知矣世人見此遂謂黜孔

子而尊老聃不知養生主篇固嘗言老聃之非人

也莊子之意以爲孔子事事好只大拘謹老聃雖

非至人而死生一條可否一貫二語則實獲我心

乃其平心權衡之論而初非右此而左彼也若外
篇雜篇中猖狂詆訾之言皆後人之屬作所謂小
人而無忌憚者莊生寧有此哉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惡貌也曰哀駘它丈

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

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

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言彼不唱而人自和之也無君人之位以

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滿也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

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不字疑訛此言其名出乎四境也且而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八

雄合乎前卽上所謂云婦人願爲其妾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

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

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悶然然若應然若應

若辭不經心也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

寡人卹焉若有亡也所謂忽忽如有所失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

於其死母者少焉駒若鷲貌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

不得類焉爾爲其目瞑而不見已也所愛其母者非愛

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心也形字心戰而

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妻形似扇所以障首戰死者無首故不用妻也

別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此非愛其形之証也為天子

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此

未詳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此愛使其形之証也今

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

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自其賦于天者而言德自其成于已者

而言渾朴不斷日全深藏不露曰不形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

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九

命之行也天人一體凡事之變皆命之流行日夜相代乎前而知去

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言不知其所從起也故不足以滑和滑亂也

擬于一則無彼此是非而常和同凡外物之變遷俱不足以亂之也不可入於靈府心

虛靈之府不可使之和豫此句就靜時說靜中不可使事變入之也使枯寂枯寂則間斷故必

保其太和使常有欣欣豫悅之通而不失於兌兌說致子之燕居申申天天即此意

句就動時說雖肆應流通而和說之致常在也使日夜無卻而於物為春隙

也無卻猶無間也此句兼內外說和兌之意日夜初無間斷積中形外與物為春春者和也明道接人渾

是一團和氣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此句統始終說此一團和氣

卻生來時字自上春字生來言四時之氣轉相接緒而生于心無止息也首段言守宗保始此則其所以

保身之實也。看其言功夫處深潛縝密。知其于心性上涵養純粹。不止曠達爲高而已也。是之謂

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

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可見不形亦非容易。必保于內而後能不流露于外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上豫兌春時皆和之意。故云德者和之成也。德不形者

物不能離也。惟和已成而又成形。斯不言而物自親之。若淺露矜張。則物情離矣。哀公

異曰。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

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

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

德友而已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十

此段言德盛則形雖惡而不爲累也。

闔政支離無朕。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

也。肩肩。細長之貌。甕菴大瘿。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言心悅其人。不覺支離大瘿之醜。視形全之人。反覺頸大細長。不好看也。愛憎

之極。美惡易位。真有如此。昔之人有悅眇媚者。以天

下之人皆多一目。千古喧傳。以爲妙談。不知是自以

胎胎。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言德盛則人忘其形。通篇皆是此意。此二

句其照睛。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結穴處也。人悅德而忘形。是形者人之所忘而德者人之所不

忘也。今若不修德而屑屑于形骸之末。則是不忘人之所忘而忘人之所不忘。此之謂真忘也。

此段承前啟後是一篇之關鍵蓋王駢一段是德有所長申屠嘉無耻段是形有所忘哀駢它一段總言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下聖人有所遊一段則是忘其所忘而不忘其所不忘惠子一段則是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也其來處迤邐去處飄忽却于中間着此數語結上起下總挈首尾使其通篇振宕流轉而無鬆散拖沓之病七篇花樣愈出愈新真文中之雄也

故聖人有所遊

直接篇首遊心乎德之和一句來波瀾大

而知爲擊約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士

膠德爲接工爲南

言聖人遊心乎德之和其所謂德非世俗之所謂德也世俗之所謂

德明習約束新得才能而已矣聖人則以知爲積生意見反足窘道是妖孽也約則攝自檢束多所粘滯是膠固也德則今之得補前之失是接續其故也工則以我之才求售于是商賈之行也 聖人

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聖人自誠而明何思何慮惡用察察之小知質任自然不離不斷惡用膠固而約束其天常全本無有失惡用復得進于無有本無有貨惡用者即指上

用求售總言忘形而無人之情也

四者

即指上天驚養也以天

也驚養也以天

天驚也者天食也

能以天自養則天食之蓋靜觀道妙

可以樂飢有似于食之也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孔子蔬水曲肱而樂顏子簞食

瓢飲而亦樂是皆受食于天而無有人之形無人之求于人者也若在于載誰其知之

情無人之情
者忘形也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
無人之情故是非
不得於身
是非二字總括前生死窮富賢與不肖毀滑和不可入于靈府也惠可云
竟心了不可得與此語意相似
恥乎小哉所以屬於
人也
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此總結上文而咏歎之言形則恥乎小哉所以羣于人
人也
心則警乎大哉獨遊于天矣
通篇以形字心字作眼故于此雙結而却不明點譬之書家有時出鋒
有時藏鋒也

此段言聖人之忘形而全其德足以爲法也

結處頻點天字便與大宗師篇一脈相通古人作

書凡其全部無不血脉融貫有如一篇而後之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七

者并其一篇而割裂之可勝嘆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

與固同

無情乎
此頂上無人之情一句來
莊子

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

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

無情

惠子誤情爲心也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

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

生也

言所謂無情不是斷滅正以人身生來皆是天道自然無所作爲今若多情識橫生好惡則是不順自然而多添益于所生之外反足以傷

其身故欲無好惡而不添益于性生之外也

惠子曰

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惠子誤解益生作養生也

莊子曰道與之貌

如此方成一家言

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天與之形天在形中不生好惡順其自然

乃是其不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

外神勞精是忘其心

德也

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槁梧几也瞑睡也盡天

選子之形

選擇而授之也

子以堅白鳴

鳴自鳴于世也此是當面指點言你不知

蓋生之傷身只你便是樣子天當初授子以人形是選擇而生之子乃不順其自然疲精勞神期以堅白

之說鳴世豈不是有人之情而多所添益于本分之外反足以傷其身哉堅白者當時惠施公孫龍之徒有堅白石三之論鳴者即前所謂斬以詼詭幻怪之名聞也

此段言惠子之忘德而疲其形足以爲戒也

通篇以形字心字天字作眼人之明德本于天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五

七

解
四語人所不

具于心形其寄也此德與生俱來不與死去與時

俱接不與物遷乃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所謂

人心之天也心遊於此則塞乎天地貫乎萬物隨

處圓滿無得無喪所謂充也積中發外保始有徵

浩然常伸萬物信從所謂符也是以形雖渺然中

處德實參乎兩大修德之士但當涵養其心性不

必沾滯于形骸不惟恃勢位而陵人固俗而可羞

卽務學問以自滿猶拘而未化試觀哀駘它惡駭

天下而以才全德不形之故遂令人親其德之美

而忘其形之惡聞鼓鼙亦復如是然則德有所
長而形有所忘其信然矣人不忘其形之可忘者
反忘其德之不可忘者則誠忘而惑之甚也故聖
人惟遊心乎德之和而一切世情淡然無有斯形
忘心全而獨成其天不然而如惠施之徒勞精神
以博名稱則遁天倍情而心形皆弊矣夸者務外
約者務內淺者徇人深者全天心在形內天在心
中無形而心成則人盡而天見此下學上達之極
功內聖外王皆原于此故以大宗師應帝王繼之
必忘形以全德是以性爲有內外也必絕人以成
天是以道爲有精粗也夫性道一也何有內外費
隱一也何有精粗形色天性也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吾儒惟真知之故制外養內而不弛
其敬慎異端妄生分別故遺下鶩上而無所忌懼
矣若莊生者狂而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惜哉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聖

彙梓

明文翰

藝校錄

屈復南華通

朝邑

李元春

時評閱

莊門宦

家

修叅訂

大宗師

天者化之宗萬物之所歸其道甚大故曰大宗師也

此承前篇獨成其天之義而暢發天人性命之旨

起生死而貫物我乃其盡性至命之學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道之大原出于天聖之至德合于天

道出于天天之所為德合于天人之所為盡人合天聖之事也而必以知始所謂始條理者智之始也通

篇大義開口揭出直與結處命也夫句一氣呼吸故曰七篇起結皆一色手法也

為者天而生也

天者自然之謂自然而生天之道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一

卦自然生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然生也一陰一陽生生不已易知簡能毫無造作故曰無心而

化成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

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

知之所知即後

所謂知能登假于道也知之所不知即後所謂人有不得與也必以所知強與之則以心捐道以人助天

而其命戕矣是以所知害所不知也聖人不可以私智欺其命修其身以俟之則天全故曰養也所以有心

而無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

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言知所由當必是兩物對待然後能確指其彼此是非也

今天與人雖相待而寔未定知天所為已屬之人知人所為亦可合天道通為一而未有分也此天人合

一之說常人雖聞而解必真人而後真知之

自起至此爲一節乃一篇之總冒下文皆分疏知

天所爲知人所爲末乃歸于天人之合一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逆拒也寡少也不以少而拒之所謂勿以善小而不爲也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此是真人第一件本領故首言之

不雄成不逆寡則所成者大矣而不以雄于人有大而能謙也不暮士成而不雄多士

歸之然亦士自合耳不規規以暮之也若然者過而弗悔易曰不遠復无祇悔程子曰有過則改之不可當而不自得也聖不自聖若然者登

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天定而不自爲物所累是知之能登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二

假於道也若此登假猶言上達道即後所謂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者乃天之所爲也古

之真人其寢不夢心定而靜其覺無憂隨遇而安其食不甘志

在而不暇及其息深深涵養純密也內典丹經秘要盡此真人之息以踵

也衆人之息以喉淺也屈服者其隘言若哇淺之甚也其

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言衆人息淺只是天機淺其天機淺只是嗜欲深理欲不容并

立欲長則理消理消則氣餒矣真人忘嗜欲以全心性則天機深而息亦深此與孟子集義養氣同功非

吐納導引家所得借口也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言其天機之深

也妙在不知不說惡而已下出其出不訢其入不拒

出入者所謂萬物皆出于機而皆入于機也不加說惡故無所訢拒

出往來始終受復皆生于機而皆入于機也

入于機也

來而已矣

養生主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不忘

其所始

受于天者守而不失此存心養性工夫能如此則儻然往來皆有主宰非徒委懷任運也

不求其所終

天壽不貳俟之而已釋氏必欲求其所終遂言地獄輪廻則妄矣故曰莊生高

於佛受而喜之

不說生而又喜之何也物之生意自喜所謂仁也生自喜非喜生仁自樂

非樂仁也中心安仁孔子樂矣心不忘而復之

違仁顏子樂矣必謂樂道便是蛇足而忘之者化之也與天爲一也復之者所謂全受而全歸之也

求長生者私所受而不歸則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

以人助天死亦道也惡之而求不死是以心捐道也生乃天也說之而求不死是以人助天也

知死生之說則二者之病皆去是之謂真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三

自此以上言真人之存于內者

若然者其心忘

心忘者忘其心也此總承上文之辭乃一篇之要義後兩忘而化其道相

忘乎道術相忘以生忘仁義忘禮其容寂惟心忘故

樂坐忘皆本于此俗本訛作志其容寂容寂也下

交所言皆從其穎穎朴實凄然似秋義之暖然似春

仁之喜怒通四時應乎天而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因時制宜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

其應不窮施於萬世不爲愛人所謂殺之而不怨故樂通物非

聖人也聖無不通有親非仁也仁無不變天時非賢

也生時于心利害不通非君子也無入不得行名失

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作偽心勞乃人役也若狐不借

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皆所謂亡身不真者古之真人

其狀義而不朋宜人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謙冲而非諂也與乎

其觚而不堅也有兼隅而非堅僻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能潤大而

非浮非誇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才捷敏而非好動也

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心曰休而體自胖也厲乎其似

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浩然常伸非色厲也連乎其似好閑也

悅乎忘其言也得意忘言而非機深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四

自此以上言真人之著于外者

以刑爲體心中意念皆斬除也以禮爲翼禮以行之故爲翼以知爲時

時而出之率而由之以刑爲體者綽乎其

殺也斬除乾淨無罣碍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所謂世法以

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所謂作用以德爲循者言其與

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德本人所自有順而

循之則道也如人本有足所往自能行遠登高而遂謂是勤苦修行其寔何勤行之有不過順其自然而已

此合內外而言之也莊生立言不盡同于佛老惟

此數語則二氏之微言也夫克己去私貴于勇決
吾儒自治有時用刑易曰利用刑人是也然其去
私也乃所以存理也刑其非吾體者不以刑爲體
也異端不然欲念理念一槩刪削譬諸草木苟有
萌芽卽行芟刈獨留此兀然者而已世謂黃老流
爲刑名不待流也其體機深而肅殺原種刑名之
根至于釋氏斬除尤勇仁義之端一萌卽薙敢于
滅五倫而棄四大綽乎其殺而已殺體不可以行
於世則其用岐焉故禮本吾性而謂行于世是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五

禮爲僞也知本吾情而謂不得已是以性爲有內
外也惟以德爲循有似率性之道然不勤行而高
語自然則亦有非所循而循者矣原其病根皆由
于以刑爲體故也夫黃老高言清淨釋氏矯語慈
悲而莊生乃謂縶乎其殺者此則洞見其真而質
言之二氏雖善辨不能自解免也昔者孔子嘗言
之矣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儒者見性
謂之仁二氏見性謂之知仁本陽知本陰陽舒則

說得四通八

達吾讀此乃

知莊子乃知

悔翁

近禮陰慘則近刑故吾儒以禮爲用而二氏以刑爲體有由然也知仁合一則近道矣不然者寧偏于仁毋偏于知偏于仁不失爲君子偏于知則流而入于忍不可以不察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

一此總承上文如刑禮知德之類是所好也若狐不一借務光之類是所弗好也然好與不好皆一何謂皆一道無彼此亦無異同一與不一皆歸于一則無不一矣齊物論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

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

一者天所爲不一者人所爲然一與不一皆一則無天之非人而無人之非天矣相待而未定故曰

不相勝也 是之謂真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六

自此以上言真人自此以下言真知也

死生命也 此句提綱挈領一篇眉目所在衆人貪生惡死只是不知命真人不死不生只是能

至命故首言天之所爲此處言命也結處言命也夫如畫龍點睛也 其有夜且之常天

也 死生如晝夜皆天命之自然也 人之所有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情

也死生之際人不能爲力皆實 彼特以天爲父 倒句

理如是所謂知之所不知也 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 卓字精妙如有所

云以父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 愈乎已言勝無

非真顧諟明 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 真字確實天

命不解道此 與此語相類

理也故曰真言天命卓然其理甚真生我成我不啻君父父生我而猶愛之况天生我而敢不愛乎人有君而猶死之况天命我而敢不死乎可見修身俟命懈不得一刻工夫亦着不得一毫意見此乃是聖學之薪傳正不可以目爲異端而遂忽之也已泉澗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

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皆喻辭言養生而惡死不如生死之兩忘也夫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死一體善則俱善夫藏舟於壑藏山於

澤謂之固矣藏字最是養生秘訣舟在水而云藏于壑山在陸而云藏于澤者天地間高下

相因通計大塊之體水之兩旁必是山之四周必是澤也如此藏法幾于不得遯矣然而猶有遯者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七

其猶有藏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讀

令人魂夢皆驚矣郭子元曰夫無力之力莫大于造化者也揭天地以趨新負川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

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者也今一交臂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今我也我與今俱

去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藏大小有宜猶有所

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

也不藏則無遯矣特犯人之形言偶遇爲人也而猶喜之若人之形

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程子曰將此身放在

萬物中一例看小大快活與此互相發明程子橫看莊生豎看也故聖人將遊於物

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不藏于已而公于物則物不遯已常在所謂死生無變于已也

凡以已爲有亡者皆私已者也至人無已
無已則無非已矣物非無已何亡之有
善天則不天矣故以顏子爲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
天者非通論也

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得乎
物不得遷是萬物之所係也皆存是一化之所

待也所謂品彙之根
樞造化之樞紐也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
道者之謂也情信卽所謂真卓也自其用之不息而言之

則曰有情自其體之无妄
而用之則曰有信其不息者自然而無爲所謂易知簡能其无妄者不滯于

形氣所謂無聲無臭也
只此八字可抵一篇太極圖說

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有情有信故可口傳心得無爲無形

故不可見
自本自根 道生物無物生
道道自生也道而受之自生者是自然而生所謂天而

生也故曰無自然
未有一天地自古以固存
邵子曰用

而然自然之元
南華通六

體立天地
鬼神 神鬼神帝
鬼神者造化之功用而皆誠之

後是也
不掩是道神鬼也帝者造化之主宰而皆誠之不息是道神帝也神者靈也無道則

鬼與帝不靈理爲氣主也
觀其言真卓言情又言神則周子所謂誠神幾

者莊生已知之矣
生天地 兩儀可見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此句有語病太極無先彼以太極爲有
而謂無在有先則是以有無爲二體所謂言有無諸

在六極
猶六合也 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
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猶韋氏得之以挈天
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

得之終古不息堪坯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
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終古不息堪坯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
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八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
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
尾而比於列星

自古之真人至此爲一節言真人之真知所謂知
天之所爲者也可謂通天人之道知生死之說矣
道之大原出於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
爲天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率性之爲道道
本于性性原于命命出于天故天命者道之大宗

也命之大端見于陰陽晝夜死生陰陽之大者也
陰陽兩化而一神故晝夜死生相待而成體易曰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言晝夜之爲一也又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始終者一體之義也無始不
終無終不始終始合而後全故生與死相成也是
命之著道之行也其理甚真而不可易也佛以性
爲空仙以人爲樂故佛欲無生而仙欲不死皆不
知天命者也莊生其知之矣曰死生命也其有夜
旦之常天也是通死生于晝夜也天道變化而曰

卓知其靜而正也天命於穆而曰真知其一而實也靜而正一而實者所謂誠也誠則不息其曰情者誠之通也道之用所以行也誠則不妄其曰信者誠之復也道之體所以立也道各正而無妄自通而自復通復不已而誠則一也物亦各正而無妄自生而自死死生不已而道則一也故天道通乎晝夜人性通乎死生天道齊乎小大人性公平物我性非有我之所得私而公平物形非一己之所能藏而隨乎化氣推移而情信不損人物變更而真卓不遷故可生可死亦不死不生遊於物所不得遷而皆存此天地之所以悠久日月之所以貞明山川之所以流峙神聖之所以參天地而配日星河嶽者也佛欲無生以生爲妄也是不知真卓情信也仙欲不死以死爲滅也是不知晝夜始終也通晝夜之道知死生之說究性命之原一天人之理其惟大易乎中庸者易之疏也莊生噩噩多與之合此其所以冠百家而祖二氏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

莊子知易
先諸家

也曰吾聞道矣即所謂有情有信無為無形也南伯子葵曰道可得

學邪曰惡聲惡可子非其人也言無才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生質之美也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有之者知

之也知之而欲得之尚有多少而無聖人之才吾欲

工夫在故知言頓悟者非也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

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守之者欲其功之純也參日而

後能外天下外天下者一切世故皆不以動其心也已外天下矣吾又

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者吾身之物也外物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故進于外

天下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所謂不知說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士

不知惡死兩忘而化其道者故進于外物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人惟不忘

其生私已而欲藏之故不與物通今既外生則無已而物化矣故無徹徹者通也朝徹者一朝而徹所謂

一旦豁然貫通者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所謂視天下無一物非已者也是吾性之量也舊解作平且之

氣淺矣朝徹而後能見獨不能一貫則有彼此所謂天

朝徹則貫通矣一以貫之更無有兩故曰獨也物既有對惟道無對惟心無對惟性無對道本于性性具

于三者同出而異名其實一也上天下地止此一件更無別物焉飛魚躍舉目便見不待閉目而冥索

之故曰見獨也是吾性之體也朝徹則心公見獨則性定得聞性道與一貫者乃能解此數千年來尊莊

子與闢莊子者皆見獨而後能無古今此性之體無有彼此亦無

不知莊子者也始終上天下地往古來今其致一也獨者無貳無雜

無古今者所謂無間斷先後也程子曰但得道在不

係今與後已與人夫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

哉言乎其性知者矣古今不異則死生無變矣本無損而何死未嘗益而何生乎朱子曰這箇何嘗動是也殺生者

不死生者不生此覆解不死不生句言不死者非

不生者非不生也生者自生而道不生也試觀古今來生生死死晝夜不息天地之道初無盈虧在人

身者猶其在天地者也雖百般戕賊終年斷喪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性毫無虧損雖涵養擴充參贊

位育而極其分量皆性命所固然又何嘗少加毫末也哉胡滄曉曰百川日夜歸虛谷消息盈虛水不知

可謂通其為物無不將也往者無不迎也來者無不

毀也化之無不成也育之其名為攫寧二字精妙所

亦靜也非不動之謂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主

非不動不靜也此是攫寧真解非攫寧也者攫而後

不動靜者攫也本無動靜者寧也攫寧也者攫而後

成者必道體本無動靜故學道者不可厭動而求靜

養中真積力久日後一貫者其語道也不入寂滅南

其語學也不求頓悟斯孔氏之徒與進于二氏矣南

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也副墨

之子聞諸洛誦之孫也洛誦之孫聞之瞻明也見而

瞻明聞之聶許也聞而聶許聞之需役也知而需役聞之

於謳也樂之行而於謳聞之空冥也樂則空冥聞之參寥也學至于天矣然未有天地而道已存故必當溯諸參寥也然自本自根不知其所以始故曰疑始

此闕金雞姚
江之悞

此段爲一節言所以得道之方所謂知人之所爲
者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真
人真知言天道也真人者誠也真知者明也由誠
而明自然得道所謂從容中道者也其次必用力
以求得之所謂人之道也其語道也貫乎動靜其
語學也兼乎知行始于聞見終于性天由勉幾安
由大入化用功之先後得效之淺深源流井井本
末具在世乃有遺聞見之知而捷言頓悟憚力行
之難而高語自然者又莊生之罪人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三

自此以上言大宗師之理已盡自此以下皆引証
之辭也

子祀子輿子梨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脊以死爲尻

首脊尻
是一體

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

者

總承上三句張子曰聚亦
吾體散亦吾體此之謂也

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

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齒僂發

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齋肩高於頂句贅指天

形狀與
支離疏

相陰陽之氣有沴

亂其心閒而無事
氣沴而心自閒
此是何等本領

跼蹐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

拘也又字妙今生已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無予何

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

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

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因物

因時制宜目前便有此象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解縣

見養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殺生者結病養生

主篇而無病不知縣而不解則丹亦病也以物有結者結丹人謂丹成

之也物不勝天終歸于化故不如因而順之且夫

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

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梨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言無以哭驚其化也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

爲將奚以汝適也往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無鼠

肝蟲無臂言將化爲無物也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

與楞嚴經言龜毛兔角同義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

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父猶愛之而况其卓君

謂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古

曰我必且爲鏤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妙喻可令頑石點頭

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

祥之人仙羽化而佛再來恐皆不免此譏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

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所謂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

可勝計也成然窳遽然覺前以生死爲夜且此以生死爲

夢覺者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

無極相忘以生所謂兩忘而化其道能外生者也無所終窮忘生則不死矣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五

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

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

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

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禮必有意所謂和也然臨尸而

歌則已甚矣所謂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

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

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

之內者也道非外內此非夫子之言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與天爲徒也而遊

乎天地之一氣三才異體其氣一也彼以生為附贅縣疣太虛之中

結此血肉之軀有如贅疣也以死為決疣潰癰形骸既化復歸太虛則贅疣消矣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先生後生其生一也先死後死

其死一也先生後死先死後生假於異物託於同

死循環不知其先後之所在也體生者假借也五官百骸異物合體而非真我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皆異物也

故可反復終始不知端倪貞元迭運始終循環程子遺忘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

知道者孰能知之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以禮為觀衆人之耳目者可謂不知禮矣此非夫子之言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去

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彼以方內為結程如天之形之也此非夫子之言也

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求所以免戮之方也孔子

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

給穿其池以通江湖也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所謂兩忘而化其道也以池域水則失養以方域道則事

多故池穿而養給以其相忘于江湖也方化而生定以其相忘乎道術也程子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

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子貢曰敢問疇人言如是則異于人也曰疇

人者疇於人而侔於天人盡則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天合矣

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天人一理此非夫之言也顏回問

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

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與前知天知人真知相照應 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于禮之中

存禮之意也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

不知就後所謂不知死生先後所在 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

化已乎生者化也人亦物也雖生爲人若化爲物此所化者不知又化何物人與物皆化而又何

哀樂之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化爲異物猶不化也卽前雞彈輪馬之說也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目前生者無刻不化卽前藏舟藏山夜半負走之說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七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言生夢而死方覺也 且彼有駭形

而無損心形有死生心無死生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者庸人也聖人無形而心成故形化而心

無損焉 有且宅而無情死且暫也情實也心旣無損則其死也不過暫宅于地下所

謂息我也而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豈真死哉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且也相與旣無情死果可不哭然而人皆哭之必與人異則又非矣所以人乃爾亦乃爾也

吾之耳矣人哭亦哭猶有人之見者存也彼且相與人哭亦吾哭也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

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卽所謂相與吾之也郭子元曰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卽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

吾吾又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孫月峯曰吾字與乃字對乃作彼觀吾作我觀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

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

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相與吾之猶有我之見存也庸詎知所謂吾之者何謂乎汝不能知但即汝而觀汝可夢爲物則物亦可夢爲汝惡

知今之言者非物之所夢也然則生非果生而死非實死生死物我未有分也物我未分故人哭亦哭生死不分則吾無哀矣

笑不及排造作求適不如付之一笑安排而去化乃

入於寥天

郭子元曰安于推移而與化俱去乃入于寂寥而與天爲一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

致一也

自子祀至此爲一節言真人之得道者與前死生

命也一段互相印証所謂知天之所爲者也言天

道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六

道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猶益也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爾奚來

爲軼

只同語辭也

夫堯既已黷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

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

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目

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

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錘之間耳

言陶鑪也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

黥而補我劓使我得乘成以隨先生邪此數句乃是

要義聖人之

裁成萬物而與夫輔相天地皆是此理夫道非遙欲

之卽是人性不死復之卽全天之所爲卽在人之所

爲之中故仁義是非之內卽可息黥補劓而底于成

蓋將陶鑄堯許爲一矣此天道所以可合而人道所

以有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意而數語寔是至言故許

由不復置辨但恐其未能

至是耳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

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不爲仁義則黥息矣長於上古而不

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能古而拙則是非之劓亦補矣

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充

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忘仁義禮樂前所謂外物者而坐忘則外生者也仲

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黥聰明離形去

知同於大通此四字括盡一篇要義天地萬物本通爲一是謂大通忘已而與之混同則物

我一死生合天人而性命之真體見矣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大同于物則不喜人遊于物所不得遜化則無常也而皆存則無常乃

所以常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乎

自意而子至此爲一節言所以得道之方與南伯

子葵一段互相印証所謂知人之所爲者也言人

道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飢則不成聲其

詩亦信口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

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

也此數語須善會若認作怨天尤人之辭不惟低却

子桑身分且使一篇文義不明此乃是心間無事

仔細體認之辭覺得造化之故實不可解則真解出

矣何謂真解莫之爲而爲乃是真天莫之致而至乃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二十

是真命也故曰知天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點出命

之所爲者天而生也萬水歸源一滴不漏以見人之所爲舉目信步莫非

天命之流行無爲無形而有情有信卓然甚真盡性

以至于命則天人合而大宗師之理盡矣

此段爲一節言天人之合一也如此閱博奧衍之

文却以淡語冷結使讀者悠然有會於言外筆墨

真化爲煙矣

通篇以命字作主天之所爲則是命人之所爲而

已人爲之盡乃與天合其歸一也真人真知言知

天之所爲南伯子葵言知人之所爲子祀至孟孫

固不回護

才証知天所爲者意而子顏回証知人之所爲子
桑知命証天人之合一而啟人以至命之極功也
段落簡明無煩衍說其中齊物我之化一生死之
體究性命之原合天人之道言多粹精類非二氏
所能及特其既知大道之元同而又言方有內外
既知天人之一致又欲舉仁義禮樂而去之則是
形上形下終判爲二域下學上達終分爲二候所
以舍近驚遠遠下窺高而道術爲天下裂學者取
其獨至之識而辨其似是之非則亦窮理盡性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六

三

一助也

南華通卷之六終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聖彙梓

明文翰藝圃校錄

屈復南華通

李元春時

評閱

浪門人崔家

修叅訂

應帝王

以道應物帝王之治也

此承前篇櫻寧坐忘之義言本此以應世則無爲

而治矣大宗師者內聖之極功應帝王者外王之

能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此便是治天下妙理無思無爲上不知也

不識不知下不知也上下不知至治之極此乃未鑿之混沌與結處一氣呼吸故曰七篇起結皆是一色

手法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一

乃今知之乎

言其悟之晚也

有虞氏不及秦氏有虞氏猶藏

仁義以要人

藏而要之是有知也

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非人者天也藏仁要人雖能得人而其天漓矣

秦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

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

無物我是非之見也

其知情信其德甚

真情信即前篇所謂有情有信也道本情信知登假于道亦與爲信信故其德真實而無妄雖知猶不知而未始入於非人

知而未始入於非人之未始以爲非人所謂天與人

不相勝者也

此言治天下者泯其知識無鑿混沌去人之有爲

而同天之無爲乃爲至治虛籠一篇之大義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

告我句 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經常之式政也道義之度禮也以已

出之則議道自己而為政以德矣 人孰敢不聽而化諸以為不敢不化則不化矣

夫化者忘其不敢者也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禮法政刑治民其于外故曰欺德

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不欺故治內也 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

矣使之各正其性命而後率其性而行之則萬物確乎各有其能事而不必以已之式度繩之于外也

天下咸若其性而我無與焉治之至也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麋鼠

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二

民本安然無事而我以式度治外是熏鑿其民而矰弋之也民將避之矣

此言以有為治之而不治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為天下病根在一為字 無名人曰去斥之也 汝鄙人也何

問之不預也不預言無預于己之事嫌其發問之不切也 予方將與造物

者為人外篇曰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此之謂也 厭句 則又乘夫莽眇之

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感動也言心不可為治天下所動也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無欲而復其性則遊心于

氣于漠矣淡漠者物之自然也順其自然而無私則

物各適其性命而不擾天下惡有不治者哉無為而

如此不可槩以為荒唐而棄之也

此言以無為治之而自治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勇物徹疏明

也智學道不勌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

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者胥徒技者工技

易者更番直曰係者居肆不遷是限于時而局于事勞其形以憂其心有

為不化與此等耳言其不能遊于無有則傷其內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致人獵狡狙之便執鰲之狗來

去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三

藉致人羈縻也言不能立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

乎不測則傷于外也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

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

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此段承前起後一篇關鍵言所以有為不治無為

而後治者蓋以有心為之則我不能遊于無有既
勞心而傷其內人有以窺而測之將侮我而傷其
外故必淡漠無為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乃可以
應天下而不為天下所傷也立乎不測二句有如

出題季咸以下皆發此意也前幅迤邐寫來中點
出而後發輝之其謀篇與逍遙遊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恐被指摘也列子見

之而心醉心服之甚也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

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言季咸勝于壺子也壺子曰吾與汝

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既盡也言汝雖盡見我之文未嘗盡見我

之實而豈能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雌所以能卵者皆雄始其

知我之道哉機無雄則雌奚卵焉人所以能相者皆我示而以道

以心無心則人奚相焉先喻而下乃証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四

與世立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亢而求伸如有雄焉故人得而相汝

猶雌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

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言無生氣如濕灰之不復燃也列子入泣涕

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

不正萌乎二字宜善會果如濕灰則已死矣聖人之道不入斷滅寂然之內如有萌芽此誠之復而

乾之元也但未入動機而又無正相故淺人以爲近死耳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

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

權矣言其杜者有變動之境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天壤天壤猶云天境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天體冲虛而生機不息故曰繼之者善也人心冲虛而生意自動其善與天同故曰善者

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

吾衡氣機也地文陰勝天壤陽勝陽陰冲和則莫勝矣莫勝則均則平故曰衡氣機也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

九名此處三焉鯢大魚桓盤桓也審水之洄旋處也機發于踵鯢桓之審不震不正止水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五

之審太冲莫勝流水之審也文勝乎衍故于此處用總束一段使不散漫聲控縱送極行文能事嘗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

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地文陰也

天壤陽也太冲莫勝陰陽和也陰陽互根皆發乎太極凡機之發皆出乎宗而由陰陽以返太極則一元未亨渾然寂然萬理咸在而機未始出吾宗所謂喜

怒之未發者也性之體也中庸曰淵淵其淵此九淵之首吾與之虛而委蛇虛字是一篇要義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皆不外此後亦

虛而已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弟音頽義亦同因以為

波流又似弱而不舉又似流而不息此真性性海瀾淪光景門外人不知也故逃也然

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

豕如食人可謂忘機之至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

其形立紛而封哉雖處紛紜而內者不出若封之焉此是壺子薪傳能如是則不得而

測之一以是終

此段講立乎不測也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尸主也府聚也任當

于已也主先乎物也未嘗無名而人自稱之未嘗為

之主也未嘗無謀而過不留未嘗藏而聚也未嘗無

事而與眾共之不以獨任于已未嘗無知而與物推

移不作主張而先乎物也此所謂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者而非愚昧體盡無窮體備天下之無窮所謂而

懦弱之謂也大本達道一以貫之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六

遊無朕萬物皆在而實無形色聲臭故體雖皆備而心常遊于無朕此靜處也盡其所

受乎天踐其形而復其性也而無見得未嘗造作而增益之故不見得此動虛也此數

語實是聖人境界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體盡

無窮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遊無朕也孟

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天之所與我者先

立其大者此盡其所受乎天也孔子曰君子道者三

我無能焉又曰君子之道四亦虛而已虛字是莊子

丘未能一焉此無見得也

字與上文呼應言立不測者虛而委蛇遊無有者亦

虛而已以少對多而情理各足所謂參差可觀也

此段講遊於無有也

至人之用心若鏡此句總承上二段言不測非以愚

虛遊于無有者亦盡虛則生明故若鏡焉明者帝王

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曰明王而必本于虛此所謂天

德王道一以不將已往者不逆未來者應而不藏此
貫之者也是應帝王正文言以一心因應乎天下如物來而鏡
自照之然用雖萬變而本體自如亦如鏡焉所照之
物已過則虛明之體如故未嘗藏纖芥于其中也不
將不逆者意必固我之但忘應而不藏者所謂因物
行物雖有天下而不與者也誰故能勝物而不傷此
謂莊生可槩以異端目之哉
總結通篇能勝物者無勞形怵心之
慮而不傷者無來田來藉之端也

也 此段正結言能虛而無爲則天下自治而我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卽

首所謂不知而甚真者也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中央者萬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七

也 渾沌待之甚善渾沌則無所不善矣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報德便多事凡人之所以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

利者乃其所以爲害也 忘此獨無有所謂無眼耳鼻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嗜欲既開則天真喪機智日

此段互結言不能虛而至于有爲則天下未治而

我已傷矣古之治天下者渾沌而已矣渾沌者不

知之謂也上以不知御下下以不知遁上同乎無

知其德不亂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情得

矣故無知也而後無爲無爲也而後治有虞氏其

猶有知也泰氏進於無知矣有知而有爲則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經式義度愈出而民愈避無知而無爲則我遊心于淡民合氣于漠自然無私而天下治矣夫其所以有爲不治無爲而後治者何哉天下者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物而不物于物乃可以勝物是故以智測之而不勝以勇劫之而不勝以術誘之而不勝一有所恃則不可恃矣故天下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此不勝天下也是胥易技係

勞心怵心者也人君之心止一耳前後左右無不窺而測也左右婦寺日僮以食其意公卿大臣日愚以盜其權薄海億兆日媚以望其澤一有所向而爲所測則起而中之矣中之而不能不爲所中也始而逢迎之逢迎之而喜則敢侮弄之侮弄之而不怒則敢劫制之而危亂滅亡之患至矣所謂虎豹來田狡狙來藉者也勞心怵心者傷于內來田來藉者傷于外欲去是二患必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立乎不測者非愚人也遊於無有者

非愚已也其道不外乎虛虛而不露其機則不測
虛而不滯于迹則無有所謂惟道集虛者也能虛
則明生焉虛而明者帝王之所以應天下也虛則
廓然而大公明則物來而順應大公則意必之見
俱忘順應則靜虛之體不撓惟其虛而能應故勝
物而無勞形怵心之患惟其應而仍虛故不測而
無來田來藉之傷此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乃
無爲而治之寔也不然而必欲用知以爲天下則
我生其機智而人散其淳朴上不知鄧下是上鑿

下也下以知遁上是下鑿上也上下交相鑿而天
下亂矣文之首尾脉絡甚明而其道亦未嘗無取
焉拘儒淺見聞澆漠而天下治則以爲誕夫老莊
固誕孔子亦誕乎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則堯舜孔子之所以治天下其亦可思矣仲弓問
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簡近于無爲而曰可者謂
其亦可以治天下也漢之文帝是也子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老莊本乎道德之意乃欲并齊機而齊之

此則居簡行簡之過然以視徒政刑者不猶愈乎
是孔子之所可也學者知其偏而救之仲弓焉斯
善矣不可并其長而槩沒之也此七篇者所謂內
篇者也是莊子所手訂也逍遙遊者言其志也齊
物論者知之明養生主者行之力人間世則處世
之方德克符則自修之實大宗師者內聖之極功
應帝王者外王之能事也所謂部如一篇增之損
之而不能顛之倒之而不可者也鯤鵬之大卽是
無所困苦之根喪耦喪我乃其因是物化之故吾

生有涯而火傳則無盡也往而刑不如其僅免刑
也無形而心成則獨成其天矣天之所爲者其命
也夫四問不知真未鑿之渾沌也此所謂篇如一
章首尾呼應一氣貫注者也逍遙遊只是大不困
苦齊物論只是我與物化養生主只是薪盡火傳
人間世只是無用免刑德克符只是無形心成大
宗師只是達天知命應帝王只是無爲而治此卽
所謂篇如一句如龍戲珠江翻海湧而阿堵中物
乃止徑寸者也不寧惟是已焉至人無已逍遙遊

之精義而喪我物化乃無已之至也天君真宰齊
物論之實理而生主無盡卽真宰之體也人間世
祗養生之外患而心齋無用猶緣督也德充符統
處世於內修而遊心成和猶心齋也大宗師之知
命達天則獨成其天之盡境應帝王之無爲而治
則坐忘撻寧之緒餘也由此觀之一部且如一章
矣至人無已性體之虛也喪我物化則虛公之至
矣緣督遊於虛也心齋虛其內無用虛其外也德
充近于實矣然內保而外不蕩不以滑和不以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七

于靈府猶之虛也坐忘撻寧則虛之所以立體不
測無有則虛之所以致用也七篇之意一言以蔽
之曰遊心於虛而已由此觀之則一部且如一句
矣若是者何也曰凡以云通也天下之文其離奇
變化而不可驟通至南華而止矣然熟讀而細玩
之則見其部如一篇篇如一章且如一句如是其
通也又見其部如一章且如一句如是其通之甚
也然則天下之妙文而必無不通其信然矣學者
得是術也以往將能盡通天下之文而其所自作

融貫一書從
來註家未有

不詳外篇乃
真通也

亦無不通是則吾所以註南華之意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南華通七

三

07183

南華通卷之七終



